

續中州名賢文表

何文定文四

崔文敏文一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八

何文定公 柏齋集

宛平 邵



詩

自序

予髫年得杜律虞註讀之愛其高古顧以方事舉業力不能兼棄去宏治甲寅客有示予以郡處士王錦尚絅所作詩數首喜其清新可愛迺作二詩貽之因與倡和明年而尚絅物故予不復作詩又明年而通渭王老先生來守懷慶雅好吟咏或以予名薦迺作二詩上之然而非所樂也

續中州文表卷二十八

一

再明年先生以外艱去任壬戌予徵倅登第復幸與天下名士讀書翰林迺復留意學詩未幾有感遂不竟學後雖濫竽詞職之後時或應人之求有所述作然終不能工也故俱不存稿邇來二十有四年矣追想所與倡和寄贈諸友死生離合多不相見暇日因追憶舊稿僅得若干首錄之時復觀省以存友誼至南京以後所作則隨附於後蓋以備他日之遺忘云爾詩云乎哉嘉靖四年四月十有八日誌

獨漉篇四首

獨漉漉水深沒穀不畏沒穀但畏車覆

0247559

獨寢中夜涼飈襲襟不能告人祇傷我心  
洪水湯湯神禹既道槩云自天曷貴聖賢  
龍惡可馴虎猛可刺豈其無方使我心瘁

入院言志

幽邃隔塵境崢嶸鄰帝居庭槐鬱青翠窗竹蔭扶疎翦緋  
花傍檻漱玉泉遶除暎惟翰苑清奚翅夏屋渠簡拔幸見  
收進修敢云徐趨隅咨問頻對牀切磋胥蒐元繙五經考  
古研六書綺麗戒浮薄濳樸返古初聖賢果何人迨逐疇  
止予惜哉歲華晚日月催居諸邈矣吾道大滄海連歸墟  
仰瞻際乾蓋俯視蟠坤輿一得遽自滿何異井底魚風高

卷二十八

二

鶴夢驚天空鵬翮舒行藏有矩範祿位漸素虛去去王屋  
山翹首承明廬

冬日雜興四首

重衾不成寐展轉冬夜長神疲一合眼忽已升高堂衣裳  
問燠寒拜跪陳酒漿夢覺雞亂啼渺然天一方草芥視天  
下感念焚中腸卻憶過庭訓兒當佐虞唐

故鄉千里餘夙夕夢見之門巷宛如昨鄰里亦不移親朋  
喜我至談笑相追隨情長苦夜短夢覺恍惚疑諒無離魂  
術所見知是非徘徊顧庭宇默默坐如癡

歲暮霜霰滋朔風驚戶牖延觀天地間無物不衰朽松柏

雖堅貞顏色亦非舊玉衡指孟陬賤馬回我首  
五岳柱四極衆山難比崇春夏泄化機澗谷披青紅霜雪  
任刻轢截業蟠蒼穹天地有正氣令人豁心胸

哭季女二首

我昔自外歸三女中門迎心知非男兒聊得樂此情季者  
尤點慧思愛鍾平生云胡遽一疾性命倏焉傾旅葬給孤  
園煙草縱復橫歸來枕書臥歷歷舊音容起覓無所見淚  
下沾襟纓

女死未及殤其母晝夜啼痛念父子恩亦復為酸嘶叩門  
未知已慰釋巧言詞有生會歸盡壽天理亦齊傷生遺親

卷二十八

三

憂過哀豈非迷攬涕謝訓言仰視白日西安得千斛酒終  
朝醉如泥

得友人書二首

晝寢驚叩門滿耳聲剝啄開門見鄉人新來自河洛袖中  
出短書云是故人作開緘見故人反使心腸惡粟夫家屢  
空致中體如削元善雖無恙莞莞形影各離索感此時同  
游念前約沈吟久無言矯首望天末去年致中亡今年粟  
夫死洒淚向蒼穹吾道真已矣

送方士六首

先生覃懷來復向覃懷去悵望難久留離魂杳煙樹

憶昔讀書舍寄在蓬萊宮長松挂海月短草留春風  
同學四五人肝膽如一身雖存經濟志亦與雲蘿親  
先生時來過談笑共抵掌赤水涉波瀾元珠譏象罔  
別來三年餘相思空寄書死者不可見生者猶離居  
歸時見故人為問平安否紫氣映冥鴻夜夜頻回首

鶴舟

君家有鶴舟泛泛江中流停橈丹鳳山鼓柁紫麟洲欲濟  
沈溺人撐到鳳池頭世事不可意歸棹難久留我家有虛  
舟飄飄河內浮東風亦漂蕩邂逅暫夷游常恐波浪生命  
與蛟龍謀子去我所羨我留君不憂解纜未忍別題詩記

卷二十八

四

綢繆再會未可必相憶商聲謳

贈方矯亭

末世重功名古人崇道義趨向一以殊此取則彼棄孰知  
方寸中本是經綸地卓哉矯亭君盛德愚所庇再拜治心  
篇賢聖可同志

和暑中韻

把酒對同心推窗見庭樹大化恆寂寥枯榮自來去

以下佚去七古二首五絕一首

過卻金館

卻金本是尋常事凜凜清風直至今若使仕途貪者少夷

齊名姓亦消沈

贈星士

杏壇寂寂罕言命  
滄海茫茫空問津  
今日見君談甲子  
守株翻卻是高人

玉華山

故鄉王屋比瀛洲  
足跡中年未一游  
玉華嶺南千萬里  
幾時飛鳥到峰頭

送陳琴川

此別重逢未有期  
東西相望漫相思  
一編管見聊持贈  
披閱應同對面時

卷二十八

五

雜畫九首

稚子江邊攜水去  
野人雲外採樵歸  
閒亭畫水紅塵淨  
坐看幽禽自在飛

洞簫吹徹大江風  
回首曹劉事業空  
赤壁仙翁竟何處  
青山依舊月明中

直道難容今古同  
江邊誰識玉堂公  
萬言書在人人讀  
惆悵相看是畫中

爭名爭利笑人忙  
白水青林且退藏  
想是雄心消未盡  
卻來棋上鬪存亡

兩地相思見面難  
暫將微物寄平安  
親朋問我年來事  
閒

看漁翁把釣竿

三鳥不知是何鳥相向飛鳴不肯休  
勸爾早尋高樹宿蕭蕭蘆葦不禁秋

平川煙草自萋萋南北東西路不迷  
牛飽心閒無外事揚鞭笑指晚山低

夜深惟恐蛟龍鬪急早倉皇負網歸  
莫道江湖能遠害人隨處要知幾

獨坐江樓思渺然晚雲散盡月當天  
同心相訪須相見不比山陰雪後船

懷陸子淵

卷二十八

六

共誰虛室細談玄東望江雲意渺然  
憶昔少年今老矣不堪吟對菊花天

趙子昂鰈圖

曾聞魚藻頌皇都見說杭城殿閣闌  
蕪卻想王孫揮筆處也應回頭念西湖

梅雪卷二首

楮袖煙消紙帳溫梅花雪影共黃昏  
興來我欲閑相訪分付奚童莫掩門

梅花開放雪花飛矮屋斜穿一徑微  
松頂忽聞元鶴唳主人扶杖夜深歸

次鄒謙之除夜韻

為惜佳時暫舉杯春光聞道隔年回  
憑誰細話真消息起  
向前軒翫蚤梅

送秦世觀宣府督糧

曉日都門道春風送客行  
轉輸明主託規戒  
故人情政事  
忙多錯嫌疑  
誇易生至誠能動物  
原不在聲名

送張仲修河東巡鹽

河東鹽課事軍國用斯存  
錦綺商人富青驄  
使者尊溝渠  
憐赤子霄漢隔  
金門無限憂  
時意臨歧不盡論

送楊太常歸省

卷二十八

七

遷喬久家山入夢頻  
暫辭黃閣老歸慰白頭親  
路無多慮將迎有故人  
聖朝須佐理莫戀錦江春

送穆司成之南監

南京根本地司業範模官  
今日須君往他年作鑒看文章  
回古道風俗障狂瀾  
惆悵臨歧處天時漸漸寒

歸雁次孟望之韻

何處堪惆悵歸鴻嘹唳音  
關山千里路光景四時心  
影入春風靜聲傳畫閣深  
冥冥霄漢上羅網莫相尋

酬孟望之次韻

憶昔梁園會憐君意氣投  
雲霄方並轡風浪復同舟  
黃屋



空回首清樽且解憂賈生如曉事應不弔湘流

弔林纘妻死節

一醮期偕老殉夫遂殺身閨門憐弱質高節見斯人月照  
鴛帷冷苔封馬鬣新彝倫關政體誰為奏楓宸

輓謝木齋

四海文章伯三朝柱石臣林泉謀養浩山嶽慟歸神門下  
依仁久天涯洒淚新來芻無路奠腸斷浙江濱

題楊憲長家手卷二首

青雲路先生次第行山川頻按節夷夏盡知名

避恩深草樹榮猶思補丹宸驅馬向神京

卷二十八

八

右雲程萬里

黃甲蜚英俊烏臺早致身澄清曾攬轡忠鯁獨埋輪勳業  
追前輩風聲起後人九原松柏冷相望欲傷神

右激濁揚清

題侯氏忠義錄

海內傳忠義侯君世德長鼓盆居靜室揮劍死封疆祠柏  
凌霜翠亭梅帶雪香台山南望處彷彿見輝光

和郭杏東除夜韻二首

除夜園兒女高堂隔老親本無經世策空作去鄉人勳業  
看吾友蹉跎嘆此身家山并仕路來往自嫌頻

歲序如流水滔滔不肯休青燈相對坐濁酒暫攀留身世  
將安適才疎拙自謀梅花開雪裏笑爾不知愁

元旦次蒲汀韻二首

身世憐衰白羈栖感歲年雲霞占曉日花柳媚晴川家遠  
書難得鴻歸信欲傳高臺頻極目風景故依然  
風物開新歲關山念遠游慈闈三載別官邸一身留詩酒  
聊乘興烟花豈解愁目窮飛鳥外魂斷仲宣樓

人日

歲事卜陰晴朝來霧氣清天開熙皞象風度笑歌聲豐稔  
傳鄉國繁華記帝城客居無好况愁減為蒼生

卷二十八

九

次韻輓陳虛庵二首

虛庵今已矣東望一傷心情愛三秋月月剛凝百鍊金猶懸  
徐孺榻誰和伯牙琴欲寫循良傳翻嫌職掌侵  
見說昆陵守無如公最賢化行風偃草心靜月當天士頌  
真君子民歌大有年熙熙並皞皞史筆恐難傳

送左都顏先生入京

聖主坐明堂霜臺振紀綱老臣膺簡命南國倍輝光已覺  
豺狼遜遙看鳳鳥翔離筵回首處秋思正茫茫

類庵宅

洞天何處好清愛水晶宮宗伯開華宴羣仙醉碧筒蔗凝

金椀露花動翠簾風豈必浮滄海瀛洲在此中

故宅分題得觀音梅水

遠映觀音閣梅花煙水寒暗香盈斷浦疎影落輕瀾漱玉  
聲相應和羹子半酸瀛洲何異此登眺共憑欄

輓西郊宋處士夫婦

詩酒陶元亮蕭條住遠坳傷哉新塚白愁對舊山青  
憐雙壁傳家在一經笑談春滿座人共相儀型

次杏東元宵韻二首

帝城元夜盛燈火畫堂深節序 南北人情變古今關河  
憐晚靈花柳怯春陰笑語喧兒女翻傷老苦心

卷二十八

十

燈火逢元夜萍蹤嘆索居感時知我老得句遣兒書酒少  
愁難破年衰恨有餘團團天上月幾見缺如梳

次對雪韻二首

夜雪深過尺春城礙出游且斟澆悶酒休上望鄉樓齒髮  
真堪念聲名不用留行當謝明主歸去故山頭  
感時驚雨雪撫己見精神鏡裏容非舊天涯歲又新愁來  
便枕簟客至強冠巾聚散思今昔相看意更親

四月八日午門賜宴次秉衡韻

節驚螢莢問元初浴佛傳來貝葉書龍陞玉音催賜宴鳳  
樓瓊席坐連裾抗章有志同韓愈獻賦無才似子虛不是

聖明重異教欲將奇怪駭吾儒

宗藩孝行

玉樹分枝帝室親昭然誠孝冠羣倫寸心哀慕窮天地永  
夜悲號動鬼神高塚松楸頻洒淚名園桃李謾生春憑誰  
寫入丹青傳大播遺風起後人

王教之端冊業

慈闈高行並南山文母徽音尚可攀孝子騰書馳驛騎聖  
君聞奏動天顏玉階遣使綸音重金殿承恩羽扇 莫道  
尋常內家事帝王風 正相關

送李守正歸崇邑省親

卷二十八

上

宦途邂逅與君同又見歸旌逐斷鴻東觀月明清夢遠北  
堂春好壽顏紅滄溟浩漫魚龍水平野蕭條草木風忠孝  
此行真兩盡天涯極目思無窮

癸亥雜詩八首

出谷鶯啼楊柳絲客邊風景似年時西山凍釋抽新草上  
苑春歸入故枝心念舊游頻眺望夢回殘月倍相思催朝  
無奈雞鳴早又逐羣英過鳳池

故園門巷枕黃河散亂牛羊草滿坡兩岸夕陽行客棹一  
犁春雨老農蓑撥醕酒熟尊顏醉擊缶聲喧稚子歌一別  
天涯幾芳草夢回茅屋月明多

黃金臺畔太行隈千里風光一日回  
白馬渡迷芳草合紫壇迴曙烟開  
笙歌到處留人醉車馬誰家上冢來  
坐想舊游真似夢野花黃蝶徧蒿萊

盤谷燕川二月寒馬頭溪水隔天壇  
黃茅踏遍幽人徑白石燒成道士丹  
風暖野禽朝對語月明松鶴夜交歡  
採真擬結峰頭屋引領西南盡日看

十里雲霞鎖洞天靈蹤千古尚依然  
老君池水深春雨黃帝松陰暗曉煙  
盤谷斷碑芳草外玉川茅屋野前別來  
勝景應如昨歸去繁霜懼滿巔

目窮郊野遍芳菲清曉登樓轉夕暉  
風撼上階花影亂雨

卷二十八

十一

滋穿土草芽肥採芝商嶺人何處  
種菊潯陽事已非同學故人偏自得  
海鷗沙際共忘機

聞道高山老紫芝百年短景不勝悲  
紅塵滿眼空憐我青史流芳竟屬誰  
杖化葛陂龍去遠笙聞緱嶺鶴來遲  
王孫草綠烟汀晚獨倚危欄自詠詩

青春回首思悠悠王屋山高沁水流  
觀國念存空倚劍思鄉魂斷獨登樓  
悲鳴夜月籠中鶴泛濫春波海上鷗  
寂寂桑榆斂殘照麗譙吹角使人愁

追輓王戶部

馬鬣西風吹野蒿襄城南望夢魂勞  
趨塵不及瞻犀表繼

踵空憐識鳳毛元武挂冠頭正黑青雲倚劍志猶高是誰  
寫入巢由傳不說勳名在戶曹

追輓復齋王副憲

清新曾讀復齋詩眉宇居然見紫芝翰苑烏臺憐往事青  
蠅白壁恨當時平原草滿鴿飛急孤塚苔荒鶴吊遲我欲  
招魂歌楚些乾坤浩渺不勝悲

望泰陵次序庵韻

元扃一自掩重闕惆悵龍髯不再攀絳節定應歸帝所翠  
華無復到塵寰亂峰殘照元猿哭衰草寒煙石獸載筆  
小臣凝望久玉樓瑤殿倚空山

卷二十八

送羅戶侯歸成都

腰間錦帶佩雙龍萬里東來蜀

刺哭衰草寒對石磴

蓬華

邊甥舅記相逢雪消

寒

冰難下再攀絲翰空飄飄帝前翠

于今待勳烈

冰氣

龍去遠玉關蟻蝨

入鼓悲揮軒古世不翻悲

白望新營報平泉草盡餘無念孤歌苦荒巖千巖

新神曾驚財齋結鳳宇武難良策芝蘭故為臺

并榆金並神財齋王福憲

寫入巢由傳不說勳名在戶曹

觀空對爐鳳手云左卦取顛五黑青雲尚險志斷高吳

年離合最關情山川渺渺蠻中路霧雨昏昏海上城玉冊  
已頒王事畢便催車馬轉歸旌

酬李序庵次韻

鞍馬紅塵日送迎累驚時節變陰晴白衣蒼狗有何意流  
水高山無限情把酒舊曾臨鄭圃題詩誰復共韓檠故人  
若問年來事華髮新從鏡裏生

贈侯汝立次韻

黃堂伴食歲棲遲彤管題詩淚欲垂踈懶自宜陪鹿豕奔  
騰誰復逐龍螭茅齋夜月談元榻野店春風賣酒旗  
挂冠從此去帝鄉回首路

卷二十八

贈黃大行還京師

煌煌使節下神京又見歸旌傍曉行山斗空懸今日意將  
迎無復少年情叮嚀稷契煩調護踈懶巢由賴治平鳳閣  
龍樓天咫尺紫垣翹首暮雲橫

同館會都下者十有三人以塵世難逢開口笑菊

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予得花字同賦歸字

朋簪重盍慰睽違仕路年來覺漸非紫極關心明主在青  
雲回首故人稀半生歲月閑中過十畝園林夢裏歸孔孟  
伊周俱泯沒不須相向欲沾衣

同年郁希正與予同謫開州希正遷南京戶部偶

誦水東日記所載先生送別詩謂其詞意悲感聞者流涕因索予和漫為賦此詞語高妙何敢望前人至於情之可悲則固有甚焉者矣觀者略其辭而取其情可也

晚風吹雨鬢蕭蕭往事關心酒半銷萍水兩人康叔國風雲千載孝宗朝喬遷君喜家山近蓬轉誰憐宦海逆楊柳啼鵲分手處河橋愁似洛陽橋

贈方時舉少叅次韻

道學千年說二程涪州歸詔促裝行也知西監非崇秩自是清朝忌盛名天姆山高冬月小浙江潮上曉雲晴歸途

卷二十八

十五

紀興囊中稿風便何妨數寄聲

弔同寅許補之次半塘韻

才名藉藉重交游多繡煌煌寵命優身死空留憂世策時危難得濟川舟春深人惜甘棠暮月落鵑啼宰樹秋惆悵手書纔數日卻疑蝴蝶夢莊周

次周半塘游天台韻

隨州詩句敵長城况復登臨逸興生瀑布泉流山自好柏臺公暇趣尤清洞間雲鎖人來少橋險風高鳥度輕笑我塵凡欠仙骨肩輿空望晚峰行

送潘氏叔姪還湖廣



西風吹雨正重陽，征馬蕭蕭客袂涼。  
夢情如離別，苦竹林歸念道途長。  
南溟水闊搏鵬翼，北極天高斷雁行。  
遙想紀行詩滿卷，莫將幽意弔沈湘。

贈伍松月致仕

都憲先生拂袖歸都門，相餞惜光輝。  
汀花岸草隨時發，野鳥沙鷗信意飛。  
海上共傳平巨寇，江西猶記破重圍。  
韓侯不隱留侯隱，青史千秋說見幾。

送鄧二府致政歸膠州

夢覺黃梁萬事空，倚欄翹首羨冥鴻。  
懶從赤紱稱循吏，擬向滄浪狎釣翁。  
孤鶴伴吟臨夜月，蹇驢馱醉入春風。  
東西

卷二十八

十六

路阻音書少林下，誰知笑語同。

題鳳圖

虞周世遠太平稀，靈鳥翩翩何處飛。  
千載賢王時運筆，九重聖主正垂衣。  
雲開丹穴風初靜，日上青桐露未晞。  
黃髮老臣懷至治，羽毛五色望來歸。

題淮浦卷

長淮之水東南流，美人家在淮上頭。  
滄波碧石有深趣，朝史暮經無外求。  
東風側耳聽黃鳥，夜月捲簾招白鷗。  
畫圖一見擬相訪，何處元龍千尺樓。

再和石溪

瑤華稠疊逐人來，懷抱陰沈為子開。高臥表安甘冷落，孤吟何遜苦催頽。寒多何奈肌生粟，飲少空嗟甕有醅。東閣莫嫌無好句，眼花不辨雪中梅。

齋居四首

齋館寒燈獨不眠，誰樓更鼓晚風傳。夢歸戲綵花當戶，睡起推窗月在天。鶯鶯南飛翔夜樹，征鴻北去沒春烟。詩成欲寄同心友，恐惹閒愁到客邊。

瑞靄祥光滿戶庭，高瞻黼座儼威靈。贊傳行禮千官肅，工奏登歌衆樂停。對越聖容深穆穆，降臨神馭遠冥冥。江湖翹首層霄上，愁絕孤臣兩鬢星。

卷二十八

七

公庭吏散集林鴉，齋室端居免坐衙。春滿禁城偏此地，風傳歌管是誰家。遙瞻紫極懷天表，喜見彤雲護日華。潦倒楊雄思獻賦，卻嫌詞藻近浮誇。

小齋端坐念離居，佳句傳來重起予。霄漢故人俱老矣，廟堂勳業竟誰歟。情同杜甫非耽酒，迹異虞卿懶著書。回首山清夢斷三年塵，土滿征裾。

秦淮一覽閣二首

畫不如 非止為觀魚，坐邀吟客頻登賞。時

有仙人共起居，春水泛紅花落後。晚山增翠雪消餘，荔枝

盧橘非真 卻笑 賦子虛

畫閣臨流想像題倚闌翹首覺天低名花無數侵簾入好  
鳥多情傍戶啼近水迢迢經雨綠遙山隱隱拂雲齊從來  
吏隱難兼得城市還驚似澗溪

輓薛處士倒用舊韻

雲暗天邊處士星客窗寒雨夜冥冥輶車忽自京返相  
杵懸知里社別圃烟花懷地主草堂猿鶴怨山靈詩壇  
舊友應多在洒淚東風到戶庭

贈李貳尹致政西歸

數載哦松興有餘一朝解組意何如摩空倦鳥投過  
雨閒雲斂太虛酒熟邀朋談往事心閑教子讀遺書林泉

卷二十八

十八

自有無窮樂肯為浮名嘆索居

東津招飲贈詩酬此謝愛

鳥啼花發報新年對酒論詩興藹然甲第韓歐原共榜風  
流李郭更同船此時酒盞甯辭醉他日詩筒莫厭傳離合  
此生知未免笑談回首社壇邊

送唐府丞送母還鄉

牙樁錦纜奉慈顏兩岸人誇舞袖斑京兆平刑聞一笑帝  
城迎養記三山長江渺渺征帆急落日停停去鳥閒幾句  
焦枯望霖雨石榴花發候君還

清風亭賞牡丹次華泉韻

上苑芳菲第一叢何年移入禮臺中堪嗟富貴非前日誰  
信清高有舊風夜月皎如銀燭照曉烟輕似碧紗籠不須  
對此頻惆悵萬品榮枯屬化工

再次韻

花時載酒賞芳叢感慨還生悵望中一點心存常向日數  
年枝老太禁風今朝相對慚衰白明早重來嘆落紅乘興  
題詩聊一笑敢嫌詞藻未能工

次華泉賞黃牡丹韻

寶欄春曉爛生光照眼花開正豔陽唐世御袍還愛赭漢  
宮粉額盡塗黃更隣上苑風前色兼有東籬月下香老厭

卷二十八

九

妖嬈愛清雅幾回徐步過前塘

次仰止送周貞庵韻

四月南風錦纜斜送行冠蓋集江涯謾嗟行役還高詠共  
說詩壇讓大家檣櫓影搖波底月旌旗光映岸傍花樓船  
到處鯨鯢避博望虛傳海上槎

送張申臺巡撫遼東

帝城東北是遼陽旌旆悠悠去路長千里山川歸節制萬  
年夷夏此封疆迅雷震處豺狼避甘雨零時草樹芳見說  
醫閩秀無比政閒應上最高岡

聖節習儀朝天宮次華原韻

風馬瀟瀟夜氣森江湖廊廟幾關心太平天子春秋富  
老孤臣感念深詞苑濫竽憐往昔奉常叨祿愧而今千秋  
金鏡無由上萬歲遙同祝壽音

次日習儀太常不預再次華泉韻

玉宇涼生萬木森珮環趨走念同心風傳鼓角朝儀靜雲  
擁旌旗帝座深祝壽已聞頻似昔膚歌還羨不如今獨慚  
下里巴人曲難並黃鐘大呂音

東園亭上次華泉聯句韻

細細岩風吹桂香微微江雨送新涼莫思白髮愁千種且  
對青山醉一場舞袖輕搖秋水靜歌聲高入暮雲長良辰

卷二十八

三

美景真須惜屈指東籬菊又黃

和郭杏東九日韻二首

吟苦偏愁白髮催故人何事又詩來籬邊黃菊花相對客  
裏清樽酒自開南國此時聊遯跡北扉當道正需才嗟予  
潦倒無他望獨立西風想釣臺

重陽細讀黃花白懷抱因君一暫開杜甫當年已作客陶  
潛今日正銜杯殊方久廢登高興青眼誰憐濟世才北望  
親闈腸欲斷塞鴻頻到少書來

送貞庵進表分韻得文字

星占營屋動天文世廟新開自聖君入賀中丞驛雪送

行僚友惜江雲歌聲緩處詩初就風力柔時酒半釀待漏  
寒多不成寐鳳樓霜角幾回聞

送寅長南屏老先生入覲用樾岡韻

官署方歡伴食新離筵無奈便傷神三千里外朝天路四  
十年來報主身殿上諮詢瞻日月淮南歌頌記陽春工曹  
造作如星火休說寬仁舊撫巡

病歸留別諸友次浚川韻

幾年塵土污華簪歸想南莊樹影深廊廟山林原異趣野  
雲沙鳥是知心不嫌鄰叟挨肩坐卻恐明公枉駕尋水  
烟消荻簾捲綠槐高處一蟬吟

卷二十八

五

次鳳凰臺韻

春來間上鳳臺游極目長江天際流紫氣蔥蔥籠殿闕蒼  
烟漠漠幕林邱功名誰畫麒麟閣詞藻空傳鸚鵡洲且對  
青山傾綠醕莫教明月笑人愁

送陳侍郎奏績京師

少宰朝天及早春羣公相餞集江津九霄宮殿皇都遠千  
里鶯花驛路新鳩鵲樓頭傳刻漏鳳凰池上聽絲綸袖中  
應有山谷啟見說君王訪正人

齋居次韻

南國齋居萬慮輕北辰翹首正關情紫檀香藹通金闕絳

節雲開下玉京樂奏笙簫傳禁衛駕迴車馬溢都城人心  
歡悅天心享共賀今年大禮成

弔前溪景伯時

車馬穿林踏曉晴山河揮涕掩荒塋元堂漫刻新碑誌丹  
旒猶題舊姓名文字百年空翰苑英靈千古閉佳城鳳臺  
門外經行路彷彿鳴騶月下聲

送樾岡

青春旌旆照長途相餞中丞赴上都聖主臨朝求治理遠  
人傾耳聽嘉謨兩淮烟水連南北三晉雲山似畫圖見說  
經過豺虎避至今歌頌滿樵蘇

卷二十八

送松月

江西傳檄奏奇勳海上揚旗淨寇氛憲府論功誰並駕銓  
曹書最已前聞大同金鼓驚邊月甘肅烽烟肅隴雲自古  
全才兼將相莫教人說范希文

同年殷僉憲遷居伍松月有贈因和二首

華居新買傍城陰流水橋南帶茂林車馬稀疎知地僻烟  
花撩亂覺春深醉扶竹杖看魚躍困倚藤牀聽鳥吟最愛  
三山當戶牖晚峰相對翠千尋

不受塵埃半點侵誰知城市有山林鳥啼花落簾櫳靜月  
白風清院宇深酒熟時招鄰父飲詩成閑對細君吟興來

策杖園中去萬紫千紅自討尋

聞蒼谷來

騎驢出郭俟龍湫怪事相傳說未休

蒼谷擬改怪事為勝事

病我不

能遵往轍更誰堪望繼前修風滿面形容隔華髮盈簪  
歲月道嘉靖九年元日曉旆旌應記過懷州

贈通渭王應祥

三十年前舊弟兄一樽相對眼偏明  
雲山此去依春隴車馬何時復帝京  
世易蹉跎男子志老難離別故人情  
關中知己如相問報道新來欲避名

送王大歸通渭

卷二十八

三

五月天方暑端居汗似漿君行胡汲汲使我意茫茫惜別  
情難已銜思恨豈忘先公開棨戟賤子侍門牆禮過惟呼  
字才微許擅場君時方弱冠顏色美清揚設醴情偏厚論  
文興未央睽違驚歲月今昔痛存亡雅望虛丹棘新旂帛  
白楊薤歌空涕淚芻蕘阻關梁鸚薦恹庭訓鸞飛入帝鄉  
萍蓬憐邂逅弓冶見輝光垂翅雲霄遠歸鞭道路長別懷  
方浩渺時事倍淒涼四海豺狼滿千秋鳳鳥藏偃戈空屈  
指漂杵幾沾裳濟世須英俊逢時貴激昂到家先展墓調  
膳日升堂竹簡功須進棠花色並芳三年齊旦暮萬里看

騰驤



輓貳守宋先生

耆壽彫零盡傷心一咏詩典刑存後進風槩想當時有美  
鄉邦彥真為俊秀師賦梅才自遠波蟻慶猶遺赤縣官初  
試青雲譽早馳高陽留惠愛仁壽振綱維鰥寡頻流涕權  
豪愧俛眉陽城書考下顏駟轉官遲海畔僉廳擢江南貳  
守推銓評方少愜公鬢已如絲守制還鄉投替訪故知  
鄒陽雖繫獄公冶竟無私未盡鵬鵬樂俄興鵬鵬鳥悲歸神  
餘馬鬣傳世有麟兒憶昔叨京宦曾經仰令儀抵家公不  
見懷舊淚空垂寂寞生芻豢淒涼有道碑松楸頻注目翔  
鳥下高枝

附錄

柏齋文集敘

粵在昔結繩而治書契作則簡策繁興於道為厄今書出  
墳詩刪逸俾載道而合情聖人尊德尚行示人以本言罔  
忠信弗言行罔篤敬弗行有作有述如之是故厥辭達厥  
聲和其感深其行遠世衰道微橫議亂真瑣言畔道文華  
喪厥實詩過情失中繼聖者起必辭而闕之吾地柏齋何  
公罔干譽瀆貨罔悖道以駭俗不挾貴挾執進退惟禮義  
厥集具在其言直而暢渾而理論詳且確詩正以和文質  
維鈞沒世未泯誦詩讀書又論其世論君子非與言行既

卷二十八

三五

弗違則集知必傳傳知必永也劉才父氏所攜及柏齋子  
光祖家說稿余併校定為篇二百八十有六為卷十凡閱  
歲而梓人告成事嘉靖己酉春二月望日鄭王序

又

柏齋何先生吾鄉偉人也奮起河內倡明理學自直史館  
至貳秩宗殆三十餘年退處山林者半海內學士翕然稱  
之予童時嘗好觀鄉先達長老考其行事一日侍先大夫  
語及柏齋先生以為篤行君子也訢訢慕焉俟稍長當執  
經以從後予舉進士讀書中秘而先生已即世矣入院見  
其題壁有綺麗戒浮薄澹樸遠古風之句慨然咨嗟想見

其為人及得史議覽之上下古今通達政體疊疊乎懷經國之猷而惜未覩其全也先生門人憲副次山劉君嘗珍其集間以示予讀之作而嘆曰先生之學粹然出於正矣聖遠言湮真儒不作近世學者其弊大概有三擅著作者彫鏤心俯銳情詞賦徒以華言俊語求振於作者之林是謂文詞之學尚通顯者媿阿脂韋與時浮沈獵取聲華以託附於中庸是謂功利之學談性命者籍其師說自立門戶習於簡易飾怪談空往往自軼於繩墨是謂元虛之學夫文詞功利其失易辨也惟元虛之學專求於心似乎得其本者然不知人心無外廣大高明何所不有理雖具於

心而實包乎天下國家之大學雖存乎心而未始遺夫講明討論之功彼徒以事心為名號於人曰此道學也其不流於禪而誤後學者幾希嗟乎學術不明豈非賢者之過與先生論學一以大學為宗而用力之始必由格致凡義利取舍之辨修齊治平之方與夫紀綱因革閭閻疾苦皆物之所當格者也必本於身心稽之經史參於國家典章憲令周知天下之務而體驗之蘊之為德行施之為事業而明德新民之道始全此正學之宗旨也先生平生所學盡在是矣他日送湛甘泉敘曰甘泉以存心為主予則以格物致知為先非存心固無以為格致之本物格知至則

心之體用益備實有交養互發者焉其推明學術每如此故論者謂其高不涉虛卑不入俗真得二程之緒而羽緒斯道又與許魯齋氏同功且當逆豎口含天憲士夫中禍先生正色立朝獨抗禮不屈經筵進講侃侃多所規諫至辭受去就之間一惟裁之以義居家蕭然曾不嬰情蓋養之有素而學之有得也視世之大言無當以欺人者不可同日語矣斯所謂篤行君子哉使獲究其用將有旋轉乾坤扶翊皇極之理惜也道不大伸於時而遺文僅傳於後予生也晚雖不得及門而請其說今猶幸讀其書焉善學者亦惟求其心考其行已矣予特論而著之嘉劉君表章之志而因以勗吾黨之士云賜進士出身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翰林院庶吉士湖廣四川提學副使洛陽後學吳三樂撰

又

柏齋先生者昭代之儒臣也自章句之習崇而學或鮮於知德自青紫之趣深而仕或舛於行義蓋流風相沿蔓草相襲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士當其時雖號為有志其所識踐猶不免於夾雜何也道之不明與不行也擇守之無緣也可勝惜哉先生崛起河山之陽獨曉然力究聖學敷陳王道於道德性命之微禮樂倫制之大辭受取予

之節出處進退之機審固閑定確乎其不可拔於是海內稱理學者推先生云先生遇孝宗朝蜚英館職逮事武皇帝日進講經筵謹論諤諤要在親賢遠奸敬天恤民雖權倖側目而道不少屈今上御極起用舊儒而先生歷臺省大位卻守在留都竟謝病去以故道不大伸然其情志之端言行之槩亦往往見諸著作先生端默簡淵固不攻文與詩然理散乎辭自爾條貫氣洩於聲無不諧美者矣故海內慕先生弗克由見咸欲見先生之遺章緣平居罕以示人斯刊布未廣近次山劉君始廣師門之傳錄其所述文列系理學名臣之書今潛德之光與薛文清等後先相

卷二十八

天

望庶天下後世知昭代儒臣在河內復有斯人焉其於風教厚矣前河南左使天胤敘曰元儒臣許魯齋亦河內人先生嘗論其上接考亭之統學以躬行為急而不徒事乎言語文字之間道以致用為先而不徒極乎性命之奧其所得者蓋純乎正而不可加矣嗟乎據其說以觀先生之純正視魯齋奚愧焉故今謂柏齋接魯齋之統可也遺文九卷詩一卷都為一集夫詞人之語麗淫而經師之言典則緣情之靡易趨而根心之粹難測覽者宜有以自得之嘉靖壬戌之秋九月會次山按節汾郡因出此語就正且奉命焉次山曰可河汾後學孔天胤撰

又

當代修詞之士吾於河北得二人焉在覃懷則柏齋何先生塘安陽則後渠崔先生銳云二先生者詞各有造皆砥德礪行言由性出其機杼不同同歸於達理已爾崔詞弗論何先生者樸易人也性天恂悞了無外慕雖官禁近不忘賦畝旋仕旋隱澹然初服故其所製坦率直陳引經據史徑切不蔓乃若告君之詞則恭而質匡時之詞則明而該規訓之詞則剴而諒祝頌之詞則美而戒要之不說於時不戾於古不隱蹟以為奇不採擷以為富孔訓有言辭達而已先生蓋有所宗焉故論者尚之曰太羹不和味之

卷二十八

三九

至也太音希聲樂之始也賁白無文彩之極也其真知先生者哉鳳翔郡守劉君涇學於先生亦既入室珍藏所集垂示世代斯亦懲末流之浮靡從先進之滄慙耳問序許生聊復申白如此乃先生仕履世行具列碑傳有所考證茲得從略云嘉靖戊午三月之朔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京許宗魯撰

又

嗚呼此何柏齋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平生以德行自任恥列文學科原其志蓋亦矯時救弊者也故其詩不及唐文不及漢議論彷彿宋儒夫以先生之才之美豈真果若是

哉其志固有在也故曰六經先王之陳迹古人與其不可  
傳者死矣垂於竹帛者其糟粕也讀是集者尚當以顏閔  
無所著作想像先生勿曰先生之文止於是焉而已斯集  
也鄭王殿下始校編刻之池州太守衛源馬公復校編重  
刻焉暨予重編定始終凡三刻茲本一予所校者也然數  
本篇目增損靡同蓋先生生前不留手稿寄人詩文多撫  
拾諸收藏之家至於真贋莫辨者間有之故士君子知先  
生者不以文集輕重焉夫先生大名大節著在國史舉世  
孰不仰之此集誠義物於先生何有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又曰予欲無言先生之意蓋如此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  
子何述焉是校編諸君之意及予拳拳仰慕之心也賜進  
士中順大夫知懷慶府事前吏禮刑三科左給事中咸縣  
後學賈待問撰

明史儒林本傳

崔銑字子鍾安陽人父陞官叅政銑舉宏治十八年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孝宗實錄與同官見太監劉瑾獨  
長揖不拜由是忤瑾書成出為南京吏部主事瑾敗召復  
故官充經筵講官進侍讀引疾歸作後渠書屋讀書講學  
其中世宗即位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嘉靖三年集議大禮  
久不決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俱以執議去位其他擯斥  
杖戍者相望而張聰桂萼等驟貴顯用事銑上疏求去且  
劾聰萼等曰臣究觀議者其文則歐陽修之唾餘其情則  
承望意嚮求勝無已悍者危法以激怒柔者甘言以動聽

卷二十九本傳

一

非有元功碩德而遽以官賞之得毋使僥倖之徒踵接至  
與臣聞天子得四海歡心以事其親未聞僅得一二人之  
心者也賞之適自章其私昵而已夫守道為忠忠則逆旨  
希旨為邪邪則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亂邦  
况可使富哉帝覽之不悅令銑致仕閱十五年用薦起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擢南京禮部右侍郎未幾疾作復致仕  
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敏銑少輕俊好飲酒盡數斗不亂中  
歲自屬於學言動皆有則嘗曰學在治心功在慎動又曰  
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心之用也愛親敬長性之本也若  
去良能而獨挈良知是霸儒也又嘗作政議十篇其序曰



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况沿而下趨至今日乎然人心弗異係乎主之者而已凡篇中所論說悉做此意世多有其書故不載

崔文敏傳

馬理

後渠先生姓崔氏諱銳字仲鳧號曰後渠先生山東樂安人厥考叅政公隨父委吏翁居安陽少司徒李公以女妻之遂占籍安陽云後渠生而白皙漆髮玉質始能言即識文字叅政公時以小學方教之年十三叅政公知延安府事攜之任時延安多髦士屬官有名士七人公取髦士與

卷二十九本傳

二

共日課所會文每文成謄七卷馳使七人者筆削之仍合為一卷使後渠通閱之久之諸髦士及七子才美皆萃於後渠以故成童時舉業已過人既聞吳聘君康齋學於甘泉教諭李健子乾他日公擢四川叅政又聞白沙陳氏之學於成都通判吳氏廷舉年二十一中河南戊午鄉舉第九己未不第游太學時文字攬筆而成月試嘗日中投卷榜出輒列名第一時太學有廣東舉人梁宗烈者白沙高第後渠即與何氏仲默往約會文又聞翰林檢討劉氏德符以斯文自任即日就而求益德符亦賢後渠與締交焉時後渠有知人之明又見賢思齊凡海內學者邗正淺深

識與不識咸察而知之於是多聞多見諸史羣籍亦涉獵而得其概矣時理與一二友人同居辟雍講習明辨篤行之學後渠三就三省而是之遂相與日簪聚焉蓋自是切問近思以濂洛之學以階梯以洙泗授受為準的斂華就實有得於內不復求諸外矣乃益相與折義規過力行數年所得益深純乙丑會試舉詩魁殿試賜二甲進士第一已而遂入翰林為庶吉士選授編修正德初官瑾竊政改官留都吏部主事瑾戮復官嘉靖間厯官學士至南京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蓋所在行其所學恆在道云生于成化十四年戊戌卒于嘉靖二十年辛丑年六十四訃聞皇

卷二十九本傳

三

帝命吏部贈官為禮部尚書禮部議謚曰文敏工部營葬仍贈祭翰林撰贈誥祭文實特恩也配李氏工部尚書湯陰李公女明敏賢淑相夫子取友為學及仕明明有功雖吾儕友朋家事亦裁處之女士之英非世所常有者也先卒贈淑人生二子長滂從子學舉人取邵氏次汲好古敏學篤行為鄉黨及當路縉紳所重當路早舉孝廉其父聞而力止之乃已後渠舉子時學朱子文成矣後入史館鄉人有誦習文選者以選體相望後渠不屑乃效法左氏遂自成一家言云所著有洹詞中庸凡松窗寤言所刪述有中說考所編集有文苑春秋皆有闢治道風化非徒文也

他履履詳墓誌表中不著

田史氏曰予觀近世學者文雖名世傳後多無與于斯文  
蓋其始學未嘗志道故終身無聞能不畔乎哉間有慎言  
能不畔者然往往温故傳述而已夫天地開闢以來生人  
多矣而面目鮮有同者此造化日新盛德而道亦如之無  
窮盡焉是故前聖語道至矣而後聖猶發所未言前賢語  
道詳矣而後賢猶發所未盡故温故知新斯可以繼往開  
來而為人師也間有自謂知新而非實有見者則支誕而  
誤人故不如温故傳述者為愈復有厭常喜新取異端止  
觀之說闢吾儒明經之學以六經為糠塵者此又焚典之  
流也乃若昭代名儒能温故知新而不畔不誤人者後渠  
及予二三友人有焉予膚淺非阿所好也管見如斯後之  
君子其辨諸

卷二十九本傳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九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崔文敏公

涇詞

奏疏

陳言急務疏 甲申七月

臣近奉明旨內外臣工各加修省以回天變欽遵者臣竊見自嘉靖二年七月至三年正月天垂其怪地出其妖人見其孽異乎極矣臣嘗待罪翰林仰見聖顏溫恭游衍無所好嗜欲無所專今乃致異如此非上下講求切實之德共守不怠臣恐斯變若應其難不易解皇上若不克己以

續中州文表卷二十九

一

先臣下徒飭於號令之間萬無一濟臣謹上即今急務二事曰勤聖學曰辨忠邪仰惟皇上天資本粹聖年方富如日方升若不蔽於陰則必照萬國矣後世保傳之道既踈禮樂又缺惟有讀書可以維心志尼邪僻然而進講之日少放免者多接士大夫之時什一對內人者什之九惟欲易流易比惟邪以易流之欲導以易比之人心何由正陛下在內奉慈闈欲孝養均而中禮親后嬪欲悅德而略色御官豎欲給令而戒狎昵在外臨羣臣欲明以信決庶政欲從善而與民其道周而運其幾伏而微非學何以明何以準伏望陛下將日講經旨反己體認有所得於心則必

見於行有所迷於行則必考於經疑於經召講官析之眩於政召大臣與商之學恒則聖心存然後政可漸理故勤學為急務者此也近者主事張璉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馮明衡等以上疏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下獄仰惟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意大順通情獨任己情亦曷有極夫人之願有子孫者氣相傳焉而弗與形俱斬故絕世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來取同宗者為之後若夫帝統必以長祖訓繼絕必以弟必以長一統序也必以弟杜忿爭也立此二義則陛下

卷二十九

為弟而長又繼祖之宗絕正當繼祖以倫序則考孝宗是故必降於所生斯謂之後若與所後等耳猶弟後也當承祧主塋之重則父子差輕也斯禮之至精百王之所同蔣冕等之所守臣究覽議者其文則歐陽修之餘也其情則冷段又乘望意嚮求勝無已悍者危法左使以激怒媚者附災賀雨以動聽明詔再頌天下方頌陛下之仁孝可以貫幽明昌胤嗣彼猶上異議夫子事父母聞有漸尊之者矣尊而忽降是以為無係重輕而忽且易之斯非陷陛下於寡恩乎且議者非臣子與就令所言當乃其分非有元功塞論胡為賞以官恐天下陰謀賞者接踵至不可塞也

臣聞天子得四海之歡心以事其親不聞止於三四人者之同而賞是自章其為私昵而已勿徒視此為事忠邪消長之介守道為忠忠則多拂意然必存希旨為邪邪則叛道然必危何也邪人者闕而視巧而慎利而不慚其歸遂意而得大欲爾非真志在君室之猶伺隙而入可招以賞乎蔣冕汪俊宿學舊德呂梈等乘時竭忠非敢有他今日果罷冕等則有畏而默避而去者忠日遠矣議者寵則有術而移技而進者邪日富矣一邪亂邦況可使富哉禮尚取貴况他好乎伏望皇上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己可繼審是四者則今日之忠邪辨自然異所施

卷二十九

三

孝純而天心悅衆正萃而長睦庶哉可以釐弊振頹而消災異故辨忠邪為急務者此也臣竊惟祭酒為世儒宗非臣陋劣可以濫冒况係兩京四品堂上官災異之來亦合自陳求退伏望皇上將臣罷免別選賢良代任臣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自陳疏

臣由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陞南京國子監祭酒致仕嘉靖十八年二月十四日欽蒙聖恩改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本年閏七月十五日又蒙聖恩陞今職臣一介書生本無學術幸竊甲科久塵清貫

舊勞未效新寵洵加天恩隆厚臣微犬馬之報世運昌期  
臣實朽蠹之物茲者恭遇皇上舉行大典考察羣工稽行  
能甄良否放貪競左瘵曠振起頽怠激昂事功臣年已過  
衰才不適用諸臣之中最當首黜伏乞特賜罷免以昭聖  
治之嚴臣不勝大幸

災異自陳不職疏

茲者欽奉聖旨災異策免大臣祖宗故事九卿堂上官著  
自陳來欽此仰惟皇上聖德昭乎皇天眷祐疊降休祥用  
章至治適者風靈之變實臣下不職所致書所言卿士惟  
月者也皇上仁如天地之育庶物恩如慈父之訓頑子不  
即竄流貪墨斥遣尸曠特頒聖諭許其改悔各聽陳請全  
其進退凡有人心誰不感激如臣者才本庸駑驅策不前  
年過艾耆精力漸憊留都禮樂之司豈可以臣為貳聖朝  
黜汰之典正當以臣為首伏乞特賜罷免以飭臣工以振  
治理臣不勝感戴之至

患病乞休奏

臣於嘉靖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為慶賀事到京九月初  
三日辭朝回任本月十二日行至趙州患中泄之疾調治  
不痊順路回至臣原籍十一月內患痰火嗽疾二十年正  
月內氣壅喘促夜不能寐二月內脾虛嘔逆晝則不食計

臣患病之期已經三月之外若臣在任例該任俸調理今臣在途理合具奏納祿伏念臣一介愚生仰荷皇上天地大恩擢臣卿佐捐軀致命實切犬馬之心才綿智昏已迫桑榆之景自得病以來留滯道途尋覓醫藥本望粗完視聽尚圖補報而臣命窮福薄身困病沈茫無勿藥之期積有曠官之罪徒生聖世深負洪恩每一念生不勝戰兢愴惻如蒙皇上憐臣螻蟻之微俾遂麋鹿之逸放臣致仕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經筵講義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

卷二十九

后以康兆民

五

這是商書說命篇高宗命傅說的言語乃僚是指傅說的僚屬乃辟是高宗自稱先王是指商家歷世守成的賢君高后是指成湯高宗說道傅說我既命汝為相以輔德納誨汝又當以人事君如汝君行的事有不合理汝與汝僚同心匡救務使行好事汝君用的人有未當汝與汝僚同心匡救務使用好人蓋人臣心乎為國都要志意相孚不可自分彼此惟知要君正不要己之名高惟知要道行不必功自己出則不相猜爭心便同矣然汝及汝僚同心匡救汝君豈必取法異代乎我之先王許多賢君皆實踐我



高后成湯之道以大著其安民之功成湯之道一德便是若不殖貨利不好盤游有過便改有諫便從選舉伊尹不仁者遠寬仁之德彰信於民功德之懋乃加官賞修己用人行政都是一箇道理至我先王又能率循是道故民安樂至於今日今汝亦使汝君率循先王之行以實踐成湯之道以安兆民則汝輔導之責盡矣臣嘗聞之民惟邦本蓋國之賦稅軍旅器用都是百姓每做的自古創業之君起自憂勤故其立法皆利民垂後之計惟後世子孫享有成業漸生驕怠或徇私愛擅易舊章利害不聞忠邪罔辨民始不安而國隨之若高宗所言可謂深知為治之道者

卷二十九

六

矣伏願皇上遵聖祖畫一之典體列聖繼述之心用賢去佞日慎一日則高宗之治不難致矣臣等不勝大願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這是論語第二篇孔子告季康子的言語季康子是魯大夫季孫氏名肥一日問於孔子說我欲百姓每敬事於我而不敢怠慢盡忠於我而不敢欺悖相勸為善而不敢為惡果何所為而能使百姓如此孔子答他說臨之以莊則敬臨是臨民莊是莊嚴為人上者民所瞻仰於那臨民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則下民得於瞻仰者自然敬畏我而

不敢怠慢矣這便是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孝是孝順  
父母慈是慈愛衆人為人上者下民表率於那居家時共  
為子職以事父母推廣仁心以愛衆人則下民得於觀感  
者自能盡忠於我而不敢欺慢矣這便是孝慈則忠舉善  
而教不能則勸善是才德可稱的不能是才德未成的為  
人上者於那下民中有善的登庸選拔他不能的誘掖獎  
勸他不要輕棄了他則下民皆知為善的這等好不能的  
這等進將去不久也是善的也被舉用莫不互相勸勉為  
善矣這便是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問專在民身上  
求效驗孔子教他只在己身上求盡理蓋人同此理我盡

了我當為的其效自然有了臣觀孔子之言不止告魯大  
夫人君治天下亦只是此道理莊固是容貌必是在深宮  
無人處常常敬謹與在大廷有人處一般涵養的純熟了  
自然舉動合理便端便嚴若在深宮無人處放肆等到大  
廷時纔方收斂做作莊的模樣便做作不自然下民便敬  
也只是畏法度不是他本心孝是體父母心專行好事善  
繼善述慈是視民如己施實惠於他若只以承奉為孝發  
一温旨出一兩句憂恤百姓的言語便教做慈其實利不  
與他興害不與他去久久的民心離貳舊章都廢壞了詢  
訪公論知道這是善的纔方與他一件事幹見他果能幹

的又是實心不要名不圖利便著實用他依他說任他做  
如此斯為舉善矣仰惟皇上聖性夙成而又用賢納諫仁  
孝溫厚於斯三者自能膺合惟願將臣等所講聖人之言  
不徒視為故事退講之後常常紬繹一一體行實天下臣  
民之至願也伏惟聖明留意

講義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斯義也章句或問備矣今不勸說惟探其本與爾諸士共  
為服行之實夫所謂新者指何物論何事何物何事既可  
新而又能常新此蓋言人之明德也孟子曰良知良能此

卷二十九

八

明德之實也此知此能何物不具何事不會一番提撕又  
見一番精采一番講明又是一番發越古之聖人憂勤至  
死望道如未見者正見得此新無盡純一不已老而愈聖  
者方是能常新此新然又非是取諸彼以益此只是昔未  
知今始知之昔未能今始能之昔未熟今始化之如泉在  
池中數日不汲則泥而變味日日汲之即常甘冽故學者  
當心心念念在此新時時刻刻在此新無內無外無大無  
小都是要新此新自一身言之由壯而老自一歲言之由  
正而臘自一月言之由朔而晦自一日言之由于而亥常  
見得此新昭昭靈靈為我之主為事之衡為主則物皆我

役為衡則事皆我運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大學之道之要明明德而已矣明明德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要毋迷其知而已矣德者心之體也意者心之起念也知者心之覺也知者良知萬物皆備焉非搜隱獵異泛覽荒采剝略人之緒裔研究古人糟粕也且人之念曷為有善乃本體感發人之念曷為有惡乃習染於流俗然吾之良知未嘗因而昧焉二者之介未嘗不辨故大學之

卷二十九

九

道首在誠意夫人起一念要為某善矣不知不覺之中若有尼之者或恐為善之妨吾欲或拂人情而起非笑不肯奮勵即為人起一念要去某惡矣不知不覺之中若有沮之者或耽溺而難舍或牽於羣好而不能脫然與之異不肯決烈即去當此時吾心之知如此皦皦而不肯力為之非自欺乎故以毋為工夫毋者禁之不得肆止之不得行之辭也夫為善不力則就惡也易去惡不速則存善也難故惡惡必如惡惡臭好善必如好好色惡臭實我所不欲聞真欲去乎我之鼻好色實人所同悅真欲得之以娛目然後謙於己意非徇外非為人慊者快於心而無間足乎

欲而無待之辭也是二者皆在念慮方萌理欲交戰之際未涉於迹未交於事故皆曰自自即獨也去欺求謙之功曰慎慎之道有三一曰審二曰豫三曰果夫念之初如火忽然卒然煽矣突然騰矣若不審焉遂作於事得失成敗其歸遠矣必究此念何以興何以因此念一出何以始何以終是之謂審人心善惡之未判也則皇惑疑顧必有不不甘於惡而棄善者已而慮熟疑決則成於所重而決其所輕棄善之惡不旋踵矣故貴乎豫夫心之不善也初猶搖搖然中則思自文矣久則安而居之苟自其初而決之如此則是如此則非屏異慮杜歧術惟正之適奚惡之

卷二十九

十

能累故貴乎果是故意誠則定以靜而知寔明寔昌知致則慮而詳其意益公益確然後可以正心可以致中和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

此聖人教人切己之學修德改過由乎己講學聞義資乎人德者得也學者覺也義者宜也不善者過也合而言之皆心學也心具天性能體而有之斯可據已故謂之得明諸心而不昧是持是循故謂之覺事有萬端端各有則以則處之故謂之宜志於善矣而猶未能御乎氣勝乎習或移而去之故謂之過德言乎理學言乎知義與善言乎事

修德云者非飾於末也中有存主而達於外也講學云者非良於辯也行而未安講之以求是而利行也徒義云者舍偏從全異乎人而同諸天也改不善云者欲心之無所放也心無所放而不善遠矣修乎己者足以受人取於人者足以益我非誠切之志不能該非虛明之見不能擇非堅忍之操不能恆非剛健之力不能踐聖人憂之非特謙而已見斯四者之道宏且密也德者本也講者講乎此徙者徙乎此改者改乎此不然如植木無本灌溉之功何所施築室無基椽桷之美何以安學者舍此不為乃務崇高大必忽實行敢薄古賢何況衆人其所立者危其所收者狹爾諸生惟遵聖言而行鉢積寸累近雖無顯名久必有真得異時考祥計效自當有見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自古聖人皆因時為治至夫子不得位然後專言學得夫子之傳者惟顏子顏子所以善學聖人處在博文約禮然斯二義後世人知之未見真能盡者一人大儒告人垂范者卻又別發一義未嘗專守此為家法此在學者當深思也蓋夫子之時周禮之善者尚存於比閭鄉黨之間而小學之功不廢故學者自少已知善之當為而心未全逸一旦告之以博文約禮便可下手後世昏於利安於荒故

博古今窮載籍者勞而寡要守繩墨謹節文者窒而不通  
昔人譏其為游騎為嚼木甚者倡為簡易支離之辯間有  
稱述夫子之教者僅若取證而已惡乎可惡乎可今謹考  
夫子之言及究極顏子之學以發明之夫子曰弟子入則  
孝出則弟謹而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從事於四行而  
後學文學文即博文也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子夏曰  
禮後乎禮也者所以宏此忠信而免於朴陋者也夫子曰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叛矣夫是故君子知求道  
矣而不免於叛由此二者而後近之且可守是猶射之志  
的而操弓發矢以中之巧力以將之且顏子之學在於仰

鑽瞻忽之際必有所注擬及其不可遽得乃因夫子之教  
以博約而入至竭才而進及末由而得孔門以仁為學仁  
以孝弟為先今欲進孝弟必於凡典冊所載故老所傳閭  
里所習師友所講授者皆博考而識之所謂博文也采雜  
而成章曰文如自吾父推之以及於父之行自吾兄推之  
以及於兄之行行則自溫清徐隅以至於親睦周恤服則  
自斬而緦祭則自虞而祔而遷皆文也權者理也節也有  
制之謂節有條之謂理凡所博之文皆以此約之采其精  
實而去其汙漫發之情而見諸行酌於行以當其情不相  
越而相協猶規矩焉而方圓定矣故曰學至乎禮而止有

禮矣然後知高者非亢聖者非固前者可卻後者可引所謂中也禮之至也大抵古人之學本於人倫行之日用明一言即是實事行一步即是實地事事明即通通則無滯無滯則神步步實即純純則不息不息則化然此禮字近世學者必欲舍節文而指為天理舍逐事而指為一源夫約者約此文也文果一源乎抑逐事而為言乎文不可為一源則禮亦當逐事而行矣夫理之得名正借玉膚之有條而形容吾道之不亂耳天垂象以示人日月星辰是也地成形以示人山川草木是也聖人窮極乎天地萬物之蹟而制字示人以名物之正猶天象地形之不可易也今日禮即天理也至一者也又曰性即理也則日即為月山即為水乎况儒者之學始未嘗不一中不得不殊末不能不一爾諸生試思之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此夫子有感之言當風頹俗靡之日思見特立之君子故歎美之以勵學者松柏雖至歲寒見其後彫其堅幹勁姿歷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雖世亂然後見君子之守然其貞心雅操無時不然蓋因衆人之無常而見其有常爾何以言之治世者上之所重下之所尚論議之所揚摧皆以節以義中人亦知慕名畏法則效君子或利而行之或勉而



修之君子者澹然無營行所無事一旦時改亂生上昏下  
奸非媚不安非干不升非賄不成甚者忘君賣友傾正引  
邪志於利己不恤喪邦君子者避利如污甘禍如飴守道  
性成樂賢己出視彼小人如鬼如魅君子豈厚自為哉不  
改其素而已夫人之所能為出於氣氣之所能持原於志  
氣有盛衰志無老壯寇平仲能決澶征而弱於天書胡邦  
衡敢攻奸檜而不能忍於黎渦齒壯氣強慷慨立節困極  
氣沮低垂就欲故曰志不可滿欲不可縱夫敬一怠而逸  
生逸生而志荒故曰不知老之將至乾乾之心孜孜日思  
而已故君子道以為學學以堅志志以徇身嗟夫為山九  
仞功虧一簣掘井弗泉猶為棄井世之君子乃欲以一節  
之異一事之偶中盡其生平亦弗思矣哉昔顏清臣老且  
躓也而樂於徇國劉器之久瀕於亡而卻師成秋霜巖巖  
吁可仰矣雖然二公未知學也竊異教之緒爾如有學孔  
子者其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孰得而易之哉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伏羲畫艮下巽上之卦名之曰漸漸者進也不遽也鴻之  
為物其飛也有序其進也有漸故以象君子之進焉磐石  
之安平者水旁石墩也鴻離水涯止於石旁之墩猶士之  
受知於上而得位也漸于磐而未至於遠猶得位而未崇

也二以柔中上得六五之應其進之安平莫如焉飲食衎衎者止而不急於進也自養以俟時也居易俟命斯為君子其吉也孰大於是蓋士之進也德未信於上名未加於衆經國之務未練四海之情未能周知若或急於位躁於言棘於為卑而慕高不守其業小而任重不量其力鮮不敗矣然既有位豈無攸為舉其職而已矣懋其德以為大受之地廣其才以為遠施之資定其情以理棼宏其量以茹物堅其信以格人故曰不素飽也夫隨分而止人之大美治自此成非分而求人之大惡亂自此作使在朝之士止知慕榮耽利貪進翳上必求滿意則何事不為推其極

卷二十九

十五

賣國背君可也何也從欲如流不濫不止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九二孚兑吉悔亡

陽中實為孚比柔為悔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此卦之所以為兑也夫陽者陰所求近者情相取以陰居三失位不正牽引諂媚乃其素情而九二比而承之然剛中之德其孚內充雖近小人自守不失以志則安常以行則履道以交則由禮以合則制義莊而裕可事而不可說貞而達可從而不可同彼六三者感德服義之不暇又焉浼之又焉能用其奸以罔之斯其吉而悔亡也夫處人之道不外於處

己正人之道全在於正心用術者久而窮以詐者立可敗  
尚奇者易折求勝者必屈故待匪人之道乎而止矣乎者  
中有其實夫何以為實盡性而已矣故誠者盡己之性斯  
能盡人之性又能盡物之性尚何六三之不化與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陽實陰虛故易以九為孚此卦二五皆以陽居中孚之積  
於內而不炫者故為中孚之主夫鶴陽鳥也其舉高其聲  
遠聞今乃鳴於陰陰者山之下澤之中乃幽暗之所言其  
誠之至也實用力而德成於內誠之謂也鶴鳴子和言誠  
之動物也好爵謂天爵孟子所謂仁義忠信誠之目也我

爵爾靡言同德而相應也且誠者何人之本心也本心何  
以謂之誠赤子之心天理純全何嘗有偽迨其年進情開  
智日增則樸日散技日多則滯日漓且人心之用言行而  
已發而直出者為本心為誠發而支出者為昧心為不誠  
其初本欲如是而言也慮其忤物而諂生欲其投人好而  
遷就生欲其傾聽而巧生此果是本心否不是本心便是  
不誠其初本欲如是而行也欲其高人而矯生欲其異人  
而奇生欲其說人而隨生此果是本心否不是本心便是  
不誠自是推之言之為躁為隱為游為屈為支為放行之  
為懦為厲為躡為怠為速皆非本心也皆不可謂之誠其

萌也甚微其著也甚大其轉於意也甚易其成於用也甚難言而人莫不聞行而人莫不見非大乎言之失也駟之莫追行之失也如肌膚之不可改非難乎夫巧者工於以言釣人之情者也及其見人之巧則亦諂之諂者工於以媚取人之喜者也及其見人之媚則亦鄙之此足以見本心之終不可昧而誠之終不可捨矣故易曰鳴鶴在陰言慎獨之學也獨者心也慎者得其本心而已矣所謂實用刀而德成於內也故尊之曰好爵也夫本心之人雖不能無過亦謂之善昧心之人雖嘗為善亦謂之惡何也本心之人日履實地如覆種於田日生日茂一旦力足過皆改為善昧心之人日修飾行如施采於壁日剝一旦力怠善皆變為惡况原其存心本非為己又安能一又安能久學者體鳴陰之象則知君子誠之為貴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帝舜因禹陳克艱而說此數句嘉言罔攸伏三句已然之效稽于衆以下方言其工夫蓋嘉言伏而不達者以上好自是而不肯咨詢於人賢才遺於野者以其困窮無勢援者不得進用萬邦不甯者以鰥寡無告之失職也今不但稽於衆而已又能舍己從人是樂善循理不分人已則四

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矣宜其無所伏也能不虐無告則仁心仁政周徧博厚無一夫失所者宜萬邦之咸甯也能不廢困窮則凡在下之賢皆得達於君前所謂占一善者率以錄無勢者不為有勢者所壓無援者不為有援者所擠宜賢之無遺也夫人君崇高極則易於受蔽諂佞進則易於自聖然而私言破於公議大智成於衆長則稽衆從人又其本也且如帝舜大孝元德當時誰能及之堯三咨四岳而猶未之舉也及堯專求側陋而後得之君非堯臣非舜也焉能自見哉考之古事近者易達富者多與比黨之引公行於朝廷賄成之政肆出於官府方治則小人享其福而致亂則君子當其難有利則富人專其獲有賦則貧人固其苦故萬邦之甯必自無告上來野無遺賢必自困窮上來仁人之言其遠矣哉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帝舜論治頑讒之道禹乃口然而心未盡然者蓋明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曲厲其功不若默黜其私頑之敢行者以核實之未精讒之敢宣者以察言之未審敷納以言者使各陳為治之道以觀其心庶即試字之訛音近而誤也明試以功者使各行所納之言以考其實車服以庸者乃大其所賞之物以著其徵夫藥言則成甘言則敗徵實之

言可長務華之言易廢真見與臆見不同履事與料事各別中幾則簡細情則闊然亦有良於言而濫於行長於謀而短於斷又有敢為大言以欺世便於出輔以移聽者以事試之其真與偽立見矣有功者賞之則罔功者必罰之可知也見賞勸於功則見罰必戒於偽可知也夫言必稽其成矣誰敢復妄言者功必明於賞矣誰敢復飾偽者雖有頑讒焉得而容哉嗟乎偽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得售名則人競好虛文則弊長是以君子弗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甯略言與其辯也甯訥行與其采也甯朴孔子曰政者正也正之道試功而已矣試之道求其真而已矣德必核其真然後授之位能必核其真然後委之事行必核其真斯貴之言必核其真斯信之物必核其真斯用之工必核其真斯程之一不真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勿惑浮議勿采虛稱而高下其施是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故曰先王之道斯為美

史論

魯莊公論

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帖然從之古未之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行於辭且欲制其僕從胡得為篤論哉夫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文姜失行國人

恥之故，故諸刺興焉。齊襄立，莊公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懼其下彼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弑。奚有於子之廢？是故狩禚，圍郕，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僕焉甘役於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哉？夫篤於義者，利害不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一其重者，昵戚不槩於中，如莊公者，痛父復讐而已，他無所忌也。是故居文姜而餽其養，責襄公而絕其使，枕戈衽干，衣衰食糲，號泣於王，求助於與國，明大義於臣庶，治兵畜銳，觀釁而東，以身委之天下之惡一也。甯無惻我之不幸者乎？彼楚旅一言士如挾

卷二十九

二十

續秦紹懷王項羽，猶得而假之。况乎父子君臣之相為實，人心之不容已者哉？惜乎莊公既幼而愚，又無石碯子犯之臣庶，公子者方觀變而徐圖其利，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 右上一篇

魯桓公孰弑之，文姜弑之也。桓公謫夫人之淫，夫人以告齊襄，而公薨於車。蓋夫人與謀也。魯桓弑，兄而立，每自危焉。結昏於齊，歸田於鄭，成亂於宋，汲汲焉授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也。其受凌於夫人久矣，故曰弑君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薨，夫人孫子齊畏魯人討之也。當是時，魯有良臣以其君義無利國之心，人思奮戈而為之刃，讐則天

人戢其恣齊襄失其挾矣母子雖至恩也然文姜大惡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子不得母臣不得君聲斯大義夫人終孫於齊矣不然寘諸別宮俟其自謀可也魯方幸安佚賊夫人何憚焉如齊如莒宣淫於衆而無惡容是相安而習獸行莊之冢政泯如也夫藉人以利者害斯隨之怙強以立者削斯及之彼見利而後利我彼有取而後強我苟其力之足致者毋弗歛也般卒閔弑魯再罹婦禍也殺惡立接齊三成魯亂也其不亡者幸耳故循義為利者不窒強禮以立者無敵詩曰自求多福大國何與力之有

申生論

卷二十九

三

孟子有言有求全之毀豈不信哉予讀左氏至申生以讒見誅未嘗不垂涕也及見後人責過申生則又低回太息而深閔其不幸嗟乎昏如幽王故褒姒得以遂宜臼庸愚如衛靈故南子得以奔崩曠彼晉獻公者實奸人之雄也紿虞伐虢一舉而就如制雞犬齊桓公信義布政於列國不能致其一來豈一姬之知所能欺而使之邪蓋耽於邪嬖廢嫡立孽之謀內決久矣金玦之佩偏衣之衣二伐之役國人咸知世子之將危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立奚齊矣申生已踐東朝之位國之屬望而歸心者也重耳夷吾庶公子也莫適主國故二公子能止申生存則晉終



非二孽有也故獻公之必殺之也申生如被惡名以出獻公猶欲甘心焉為宋馮之受伐為長萬之賂獲父惡愈著身死為逆孰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禍辭難明也快心之忿情難什也世子之慮審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訾也

里克論

里克弑二君春秋於奚齊曰其君之子於卓子曰其君何也夫獻公嬖淫妾寵邪庶必殺太子奔二公子而後傳位奚齊雖父子至性者俊忠言一切藐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弑晉無先君之命可

卷二十九

二十一

承易邪反正廢狡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與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說之克中立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謫言則克之才與權觀晉矣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如齊迎小白魯友翼僖則晉即定也顧狗苟息之愚立卓子意將絕亂源而啟後圖夫君何物也而可移手嘗計哉才足以明賢權足以訖事而緩貳其圖誰之罪與是卓子者乃克君之也嗟乎事當兩難有義會之勢當叢逼有幾樞之執義宜申戒乎猶見幾宜豫戒乎岐微乎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立談其易也轉圜其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泰山其非也死賤微蟻晉再亂而君

再弑息就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為臣幹知為政君斷乃節輔需乃事賤遲疑計待而勢更矣奈之何哉

### 趙盾論

昔儒之罪盾詳矣然而有遺論焉夫盾之將難晉過死徒以免靈公之弑亡一節臣盾之疑君越矣晉襄卒迎雍於秦已遭穆嬴之迫不得已而立靈公是置君在盾也靈公少志不在伯盾會君伐國穿亦侵崇然則公之欲除盾得非年長慮易畏其逼與盾非手弑君者情狀深闕又名賢大夫故董史及夫子指其迹以誅其心婉諷微指嚴乎斧

### 卷二十九

三

鉞夫果忠君慮邦諫不用去爾越諸異國如宋哀魯羈誰得以弑逆加之夫因難而逃陽若避然陰假手於其黨已即返國執政首惡何辭故曰亡不越境又曰越境乃免盾之權富強宗豈能棄而不返哉盾固心服董筆矣嗟乎柄臣不可固權中才不可世政昔魯亂矣季友忠而僖公立及意如逐君矣晉亂矣趙衰文而文公伯及盾弑君矣其始也託臣賢而政攸歸其久也豐私家而權不復賢而貽患於國况其他者嗟乎御臣之節承家之忠固不易能哉

### 季札論

更至者事也準權者義也不察其勢望以所難居不量其

後處以所近安戾愈積而義全損矣蓋後人迂泥之僻焉爾季子春秋之哲人也不以愛子傷其性不因寶物違其心聞樂知德覘國知終如此其哲也曾謂於其宗國而忍付之顛越哉夫立適者常取賢者權常則一夫可由權則衆賢斯舉以禹之聖不能襲堯舜之讓蓋順時宜民之道非己可得而強違焉季子逆見其國俗既狡而王僚暨光又皆喜亂而多才攫國攘位後必有之吾既莫之何也已吾潔己以勿始禍自靖可獻於先王雖廢先君之命姑全其義蓋叔齊之流也後人議者白季子非中庸季子實禍吳國故春秋書名以貶夫季子聘魯已三十年而後光亂作聖人之仁不如是之深險也春秋即此事以著義比見事以較情乃豫舉其人失中之行而貶之且甚遜也春秋有是例與楚椒秦術復將何以為義邪故五經之失學莫甚於春秋

魏徵論

語曰有一言而喪邦者其魏元成之謂乎自漢之亡也戕於董卓列為三國殲於五胡劫於篡奪分為南北竭於奢隋中間民命邦倫派乎碎矣唐秦王負神武之略亶聰明之實五年而天下定夷氛清徵輔建成乃日以殺秦王為事果遂此謀則彼建成元吉之昏狡必不足以荷大業宿

讐悍將並起亡唐生民之難伊始論者曰王魏事太宗猶管仲於桓公先罪後功殆不其然夫齊襄不道子糾小白皆庶公子無君國之分其傅輔之為旅避害襄公被弑齊臣遠慮協輿情而迎桓公夫定亂以賢勿以次受立以衆勿以黨變之正也建成則命太子也固異雖然論徵者舍其喪邦之大而訾其事讐之細何居秦王斯世是寄亦豈可坐視宗社之滅哉但元武之舉遂數綱常惜乎其無需也嗟乎知莫大乎擇主忠莫大乎壽國義莫先於居身徵也知建成之莫可輔而早去之復佐太宗可也拳拳然思安庸儲之位然殺秦王討黑闥之外忠言長策無聞焉或曰徵負伯王之器欲輔建成有為而以王猛自處也不識建成其符堅乎益彰其闇也已

宋復讐論

痛乎宋高宗之南也父兄繫矣母妻虜矣守險而險失恃兵而兵散夫取天下者乘人心而已矣宋自王安石用事繼以悖京小人之害古未有也窬進而佯退圖利而援經倡邪而任道其讐君子也殞其生又伐其死排其猶又滅其學誣其罪又載諸石揚於朝一工之末垂涕而畏公議易曰包无魚起凶元民而濟有是理邪然則宋不復興與孟子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方金之下汴亡帝中國之志

而民初遭虜虐思毆而去之金人立昌及豫旋師大漠高宗若能政任李綱兵授宗澤貳以韓岳糾兩河之忠義讐可復也是曰順天岳飛朱偃之捷虜懾民悅高宗若能內任趙鼎參用諫爭招攜惠服明罰正典讐可復也是曰乘勝夫何汪黃間其交秦檜脅其主臣身弗保何助於國已而金謀既成逆豫再廢策士材臣效能宣力中原之勝豈易窺哉且夫興滅振頹復土拓國必有定規以包之實德以充之言其下者子產相鄭孔明立蜀王朴興周皆功運帷闥而效收遠荒宋之君臣任人也忽邪忽正修事也忽暗忽明議制也昨是今非雖有一二臣然而張浚失之罔陳俊卿失之懦趙汝愚失之疏其他未乎無足賴也奸人賊相甫罷即作譬之延藟叢棘蔓引根滋莫克翦伐儒者迂辯疑學角勝成敵小人遂因之立禁以排異已宋亡而後止然諸臣猶眈目而非和議攘臂而任復讐徒為簡牘之贅已爾

岳飛論

議者曰忠武之屯朱偃也中原咸思附之蓋違詔而復舊京棄小諒成大績不亦茂乎曰不然易否之觀曰有命无咎臣之事君無貳適國之遭難須共濟理反直者諫可也拒則止事隳成者請可也專則悖吾既逆命矣何以責下

之順哉高宗辱主也親見父兄母妻之辱甘於竄伏而不  
敢奮蓋畏金人獷悍難以綿地之力與角也故檜之言與  
之投使忠武抗而北也或罪其違詔而叛名之將何以伐  
狄乎語曰同力度德自王安石用事以來宋失民久矣彼  
兀朮者非折筭可下也且勝負之幾大智難料郭李嘗敗  
於思明矣況力十於思明者乎夫民之苦虐者投仁以生  
也厭勞者望我以佚也斯二者忠武豈得而遂哉檜小人  
之雄也彼小人者各於謀國而捷於感國拙於用才而巧  
於壞才人將有為也掣之曳之必窮以促使自失其據而  
兼喪其名以實其言卒亡國而後已忠武果敗檜之甘心

卷二十九

二十七

快忿者一端而已夫至此復安歸乎夫帝王捄亂之道二  
曰德曰相將其末焉耳是故附衆以仁招攜以德迷方無  
悔者始討之而弔其民故德九而兵一管仲范蠡佐伯者  
耳齊作內政而後攘楚越生養教訓而後報吳蓋本搖者  
枝披其心防隙者水毀其成夷狄往來之忽固非鄰國之  
守然彼君臣如此徒責功於一將不然之甚者唐李光弼  
一不朝乃至憤死非代宗同難故幾不庇其宗是故忠武  
臣節周矣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子無費辭焉

朋黨論

王者之政公與平而已是故以通民之志以定民之趨無

以激之慨不生無以鬱之勢不渙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夫水至靜也觸於石則其聲錚錚然木至植也盪於風則其枝搖搖然故不公必生異心之民不平必成告訕之習三代而下漢有鉤黨唐有牛李之黨宋有潞蜀朔之黨皆起於季世閭君政彼命亂焉爾方其盛也君相明忠風化渾朴賢必上佞必下道所共由怨亡自作其衰也反是用舍惟其我便刑賞決乎衡準賢則斥則柏舟起歎佞咸升則尹氏被刺上猶不之省乃朋小人以與下讐於是薰蕕各因類聚或持或角皆尚力競漢之黨基於和安之代竇憲梁冀之敢僭楊震李固之

卷二十九

三

受戮君子私憂邦殄思以直躬清議而存之唐之黨積於德憲之際陸贄裴度之外延齡鏘言之寵小人闚視權利立交傾軋宋之黨出於熙甯元祐之承安石惠卿之售奸諸賢之投劾而遜學者護守業術推量勝負宦豎儉臣各乘鷓蚌之持以肆漁人之取夫漢之君子忠而昧於時所謂知進而不知退也唐小人貪而忘其軀所謂安危而利溘也謂漢為黨是罔之也謂唐為黨是譽之也小人利成則爭賊其肺腑而恬何黨之有宋諸臣如洛之道朔之節可觀世矣蓋若獨大其有以服乎人者之心也易曰同人于宗吝其可得免乎夫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

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哉同制之謂教曲涂隘  
港求適輿楫強能獨知期合契符未之或濟也黨碑樹止  
金虜蹂之逮其南渡茲風愈煽士議未一宋社已屋夫忘  
國之大讐字訓是辨舍吾之固有師承是專卒流於空談  
靡考於實績孔孟之道猶莊老虛無之誕嗟乎政之偏也  
始於快已終焉喪天下學之偏也原於任己終焉誤國小  
人之害不與是可懼哉可不戒哉

許衡論

聖人胡為而貴中國也禮義存焉爾胡為而賤夷狄也棄  
禮義焉爾中國而棄是斯狄之夷狄而知慕是斯進之是

故楚乃春秋之深誅絕者也然桓文任伯皆緩俠弑君之  
賊而楚旅能討徵舒春秋略其假而予之故曰禮失而求  
諸野不愈於大放乎昔中夏陷於金虜百年而後元興許  
子之鄉為夷域而自其先已臣夷矣狄之虐也日甚民之  
存者如髮仁人者忍坐視而弗救哉世祖知許子於潛尊  
其道以隆禮故階之以救亂可也雖然許子未嘗以其君  
帝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  
作歷則往舍是無往焉是故儲師不尊則辭禮不繼權臣  
不誅則辭鄉教有敕則不宣問伐宋則不對居元之朝未  
嘗久淹也故程氏朱氏之學禁於宋而元興之儒者之道



滅於金而衡起之若夫化夷為夏如古王世斯變通之德不同久專之積迺致矣或曰劉因之隱非與曰元取劉子於名劉子出則為食於夷是故危邦夷朝任道則行徒祿則違可也尊德則就具臣則避可也

### 策問

#### 策問二首

問國家養士於太學將俟其德成而官之使教之者止於班趨之肅厯撥之公上之為講說之詳課試之勤而已竊恐建學之道不在是也諸君子閭閻林林來游于斯深欲進諸君子於道而未能使國家有乏才之憂諸君他日抱

#### 卷二十九

三

過時之悔而予也日負曠官之罪為之奈何古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則自孔孟以來號稱儒者殆且百家人演代增其為言多矣將何從乎程子有言才學使須知着力處既學使須知得力處夫博考精思而弗反於身所謂還珠也蓋各言爾平日所尊述者為古之何人并日用所以用力者如何以對

問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夫自衰周以來紀載之書多出於佚聞辯口各騁其知以馳固不可盡信然而莫醇於孟子五就湯五就桀軻嘗稱之桀之暴彰著天下民欲與之偕亡尹也豈不知之乃往為之臣既不能

改於其德又從而輔其諸侯以伐之放置南巢辱偕囚虜  
臣之道當如是乎若之何使學者志之也孔子教顏淵由  
四勿以為仁先儒尊之曰此傳授心法仲弓且不得聞然  
禮不可斯須去身古人自成童以上所教者莫非禮也若  
必待其如顏淵矣而後得以學禮則心身日用之間所以  
持循而防檢者何物也夫禮新學小生之所與能者曾謂  
顏子之學若是乎其淺近哉各辨其所以不然者

卷二十九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三十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崔文敏公 五 涇詞

議

鄴兵議

議曰彰德有衛兵有民兵兵者快手騎也民壯步也衛兵分番戍京師及北塞留者守城禽盜彼皆生長行伍習戈矢猶未耜焉民兵取之隴民及市井之黠者歲操日練猶不能執弓挾刃闔郡精兵不足百人夫盜猶潦水也突至則裹畝蓄防去之則涸非有期約可憑也論者曰今無

續中州文表卷三十

一

盜矣而素養游手空役併差彼養之久怠於農業一旦罷去皆盜也革之便然正德壬申薊盜數萬圍城大南關焰灼城樓衛兵先皆以賂縱遣無在城中者幸官軍至賊乃解散嗟乎當是時非民兵城必陷矣夫軍與民對置者也無事民出粟以養軍寇至則禦之使民無擾縉紳數禮明刑介胄習武剔盜其來久矣自兵興責皆在有司往往褫職左官而彼武人者通賊起家漁軍弛備略無詰責余不知其何也正德丁丑有司留心兵事是時上官命有司并督治衛兵之留者兵威稍振雖荒曠無警後變前制而郭門之外劫掠官私貨夫馭民者法也持法者人也法久

必獎救之存乎人今慮其為游民為盜欲直罷之一旦之變誰仗乎初薊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六人辛未歲掠水冶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面山環七等各喜得僻地可為樂矣雖旬無他虞乃散馬弛弓刀槊挂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倡女酣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往襲戊夜至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挺可盡殲矣而民兵為甲者利其賞謂指揮曰此屬坐而擒矣而吾輩無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揮許諾遲明發砲賊大驚乃乘酒力躍馬持矛矢來兵皆走獨百戶張世祿與戰死賊自是不敢恣肆溢為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嗟乎無法不畏不可以師不貨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之未嘗不於邑也彰德北衛燕趙西塞太行豫陝在南東踰澶魯是故漳衛洹湯可阻也車騎蟻尖可據也兵可罷乎或曰州縣無衛兵者當有民兵府不可去與曰治軍是故重放免之法則官廉嚴參驗則兵集縱寇及避者必戮而令有司得治之庶乎其可省也

禮由

皇上繼統大禮成矣近一二臣者必欲行其邪議喧然未已銑待罪太學以教化為職業已同南京諸臣上諫復為議以示諸生斯議也蓋取諸小戴記權制之議云爾議者

之要有三曰長子不可後曰孝皇有嗣曰今上未為太子其欲於本生稱親則踵宋歐陽修濮議之誤也昔修嘗自商曰修平生何嘗請儀禮偶至弟子書院中几間見之曰為人後者為其父齊衰杖期合意由是破羣議夫修強主私己之見堅附創親之文既失先王制禮之心又昧聖人修辭之法謹考儀禮於所生仍曰父母蓋用他辭則不明於所後不曰父母蓋證後文則可省聖人因親以定倫以制服若曰所後不稱親曷為而服斬也若曰本生仍稱親曷為而服齊也明於齊斬之別然後於稱親之孰宜孰否立廟之為禮為私可坐而定也夫時各有宜故代各異制

卷三十

三

臣子當世守之亂成灋者必服重刑謹案今日世及條令大宗果絕必於傍支取其嫡長以繼其庶不得而先之所以一統序防忿爭也太祖高皇帝監於前代重臣官豎乘機立弱以遂其竊權之奸乃立兄終弟及之制後宗社常享長君之福敢有紊者其罪不貲所謂長子不得為人後及如前代取宜為後者一人育之宮中禮秩如太子者皆室且悖而不得行於今矣然則無處乎夫武宗之無後即孝宗之無後也二世俱絕痛如之何武宗既拘於制而無可後者幸而倫序之當立者可後孝宗孝宗有嗣而武宗之心慰是故遵弟及之制以大位傳上用繼宗之禮以上

嗣孝宗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母弟無則立長荀悅曰舍親取疏非義也以弟繼父近於義夫於兩難之中而得曲全之道斯可法於萬世矣夫為嗣斯繼絕繼統必其嗣天理人情皆然也是故合前數義而權之故雖長子果當倫序則必繼既繼即嗣之若乃避嗣名以伸恩於所生是始終利己也議者於繼位則曰宜於嗣則曰不可泥古而欲亂今之令則不忠享其有而忘立我者之德則不仁至於量恩於育不育以差嗣不嗣之等此市井摧銖利之心非可與語帝王之道也議者又曰其如興獻帝之後何夫藩國可徐置後四海不可一日無主皇上親承武宗皇帝遺

卷三十

四

詔及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入繼乃就其重且急者天佑聖明子孫千億自可別議所宜而行之竊究議者之意專為小宗而忍於大宗奚可哉凡繼大宗必絕小宗者先王防禍之意遠矣深哉大位奸之窺也大利邪之伺也故入繼者尊榮一人止矣餘無所與利使彼皆病其無利也自己其僭亂之心不然將人懷攘重之圖國市賈嫡之策夫以今制之嚴猶有背忘如甯濠之貨嬖倖者且今曷法非古事之善乎今曷鑒非古事之失乎昔漢光武自致中興可以備厚其親矣至立廟京師則避帝統而不敢宋英宗嘗欲考私親矣畏公議而中寢未聞追究光武之失也但

猶有恨英宗之薄者爾惟漢哀帝迫於太后惑於冷褒段  
猶兼行前二者其後事具哀紀然亦未敢改成帝為伯考  
也即天所降之禍福可以占其心之仁與忍即萬世所公  
之是非可以見其事之得與失今如議者似以光為忍為  
失以哀為仁為是矣夫豈可哉禮非以天降也地出也人  
情而已人情大不安而謂之禮未之前聞昔歐陽修見疾  
於當時甚者加以閨門之醜穢英宗欲曲庇之而不能今  
日建議者不暇遠指惟南京人士雖不當事任者皆痛詆  
之豈人之識盡出其下哉夫君子制禮將以移風俗定上  
下而乃致人若是者何也斯徒言之爾如之何行之天下

卷三十

五

傳後世乎迺復冥悍弗顧必欲決自古所慎之防破自古  
不敢之舉予恐厥任甚重而甘心為國當者非烏獲之力  
也聞之中庸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仰惟興  
獻帝抱仁履方鞠躬懋學不幸早棄藩國未登大位積慶  
流光啟我皇上所宜用獻帝未及發之心宏獻帝未得為  
之德節嗜欲止游行遠邪佞近忠直禮信大臣包容諫諍  
覽斷庶政緝熙聖學寘宗社於永安顯獻帝於無疆至於  
萃四海之珍勤三朝之問以曲承歡於興國太后者任聖  
心自盡耳豈必拳拳非禮之禮哉

政議十篇

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况沿而下趨至今日乎然性之善感乎心未或異也顧係乎主者予三農之暇作政議十篇制遵今道循古合之人心不激不隨期之可久

田之不均生自二豪貴官多賂富官多財顯肥饒之區擅山澤之利富民又以餘田竄仕籍業貧民仕者優力役貧者代輸租諺謂富人家穀貧者官粟者也富則曳絲席綺侈以相競貧者衣食下同犬彘牛馬痛哉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畫邱計畝三品徵稅惜其付之吏胥高下任其心衆

口稍啗尤為二豪扇搖欲壞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噎而輟餐惜乎夫田均則事均事均則業均無甚富甚貧之家則俗自淳古使民不過三日今廚傳之供駟從之煩百倍於往州郡一下吏出乘輿列騎擁於衢術隳制度夷等威視而泛常宜做古限田先禁兼并召集每坵田主共辨肥瘠高田宜潦下田宜旱互乘除之然乃定等分租凡臣非將命毋得乘傳洪武制官人從有定數各嚴立罰以懲不遵夫水旱之虐聖王遭之秦廢溝洫杜撰阡陌漢以來良吏鑿渠致富吾相自磁至湯纔越百里有大川四溢漳洹湯秋潦之溢壞禾萬畝榻側竈徑悉變沮洳古所開十二



渠俱湮推之他方可知已前元勸農法良史臣稱曰王道去今不遠可稽而舉夫斂薄則用足力餘則農修水泉之溉督勸之警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故禮教興而頌聲作矣

覈舉

今之士學校教之舉業科目取之文詞非古也然不可廢焉昔成周每夫受田百畝死徙不出同井聯之以比黨教之以鄉大夫正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為本六藝以翼是故亡飢寒空其身亡奇衰歧其心處服孝弟出效忠順迨乎德衰臣叛民失業士失學國則讓力是先士則投好宅

卷三十

七

心孫吳以兵售李悝以農售蘇秦張儀止掉三寸嚮動七國弁髦其主道醢其民四豪養客乃至甘為雞鳴狗盜者向使有田生之有學掬之有科目進之不至是也蘇秦固曰使早有負郭田豈能佩六國相印哉國家造士純用經術然士誦之求仕鮮以提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考之省此里選之遺奈久已棄之况民各散居遷移靡常同城而不識而閭巷細人之見無出財勢長吏不四五年非以微勞遷即因小瑕黜是以止憑科舉曰付之公道故試而得人若博之中呼也試而非人若博之遺負也何也非有參驗之詳而觀察之可賴也自設

官督學有司以事有專職委而不治督學者幾歲始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故士益荒從今宜歲令縣令察舉民生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淳行謹者上之守而登於學其輕狡者雖才不取考校黜升責之太守督學官間歲驗其當否以施德獎士得第銓司精選其才斯量授之任嚴考於課必堅守其法間有幸舉者不延矣夫養士在乎學董學慎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卷三十

重輔

周禮冢宰貳王而治天下春秋列國之興亦相一卿夫求才必於世取善必於衆學綱必於一一則和洽而亡戾爭和乃太平之階也戾則荒亂之媒也我皇祖賦睿聖而起布衣運制六合創出神造羣臣雖劉基之知宋濂之博通倪伏受成嗣主蒞政咨詢是急六部分隸各勝厥掌故皇祖廢左右相設六部神宗建內閣參機務豈非相時通變之道乎永樂初以翰林史官直閣後必俟其尊顯而方登簡平章之寄儼若周宰國卿是故削相之號收相之益任愈於前當用慎於今養望於素堅操於謠表能於試顯拔

於萃特崇於禮流品非可限歷考不足稽矣英皇復辟親  
擢三賢正李璉岳正賢正德中逆瑾竊政囚戊元老僕端揆猶  
尊內閣劉文靖謝文正之怨止於褫職顧近世之選者惟  
曰渥厚寬詳守故習常是特婦女之桀躬鄉氓之寡尤豈  
勝大受者哉是故約己讓善如唐懷慎是之謂德忘死殉  
國如宋君實是之謂忠防細圖大如漢張良是之謂才不  
然鄙於人主賤於六曹隳國綱靡士風昔文帝固寵鄧通  
必展申屠之直錢若水感昌言之見薄即辟位而去夫有  
君之篤託有臣之自重胡患於不治邪

簡侍

卷三十

九

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官者言其宰畫丞弼是  
也左右者言其比近侍從是也丞弼君畏之侍從君親之  
畏者匡德於顯明親者翼善於燕閒今翰林諸臣講經帝  
幄懋學儲貳侍從之最也往年論治者欲舉祖宗典故令  
其分番入直以備顧問承望顏旨宜入警勸予聞王端毅  
公曰此多新進年少兼有輕才儉德啟君多事亂君用舍  
者不若止行章奏下諸外廷則邪正辨白易於揀彌此或  
一論也未完厥源人主孤處於內宦妾巧黠蠱心移志者  
何限夫有玉者瓏旃有刀者錯旃不養才而恨亡良未成  
器而歎不利末之何矣今制進士及第之外選其才行者

曰吉士讀書中秘三年而直史館顧教之文詞聲律之靡  
啟其校試高下之爭厥名伊美考效蔑然宜擇廷臣知道  
立德者為之師亡則求諸山澤者宿與之講服聖人存心  
行己之道乃切劘治體參酌古今之宜要之必行無弊候  
成而官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庶乎收承  
辟之功而免於端毅之譏矣

省官

皇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兩諫拂其愆違責郡縣以六事  
按察究其污濫自大夫以下必三考乃進二階是故官簡  
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自宣德至今額外添設奚啻累

卷三十

十

百不督之勤工乃為之分責不亦謬乎况乎下多彙進之  
才人懷速化之望添官則缺廣廣缺則易轉倖門聿啟居  
亡固志事至限守而逃難事成爭知而讓過夫一人而牧  
十羊則戢一羊而用二牧則騫夫子譏官事之攝老子著  
烹鮮之喻此今所以士節不厲獄要不結役煩而民憊也  
故集其文案則束牛腰稽其實績僅同蚊翅姑言外服賦  
稅學校捕寇治訟充伍百工之技郡縣所理使縣精其成  
府可逸矣使府精其成省臬可逸矣故省臬之職別勤惰  
覈廉貪予能翼純而已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出大豪而  
難推則省臬當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銜彼高坐司署止

以行移相羈維屬吏不奉談小民不知名正德癸酉予奉使大梁過汲郡兩監司嘖有煩言治兵者厚其卒僉用富戶盡蠲泛役曰胡有責人於死而恠其輕者乎治民者曰卒止捕賊非戰也率優其富者貧何以勝役哉予謂之曰銑請以醫喻有人外瘍而中瘵疾醫曰用溫補虛藥之而瘍熾瘍醫曰用涼殺毒藥之而瘵劇不若使其人自酌其虛實緩急而調攝之監司皆服推之他可知己是故遵皇祖之制革內外員之贅事核其真斯信之工核其繳斯器之才核其蘊斯舉之譽核其直斯褒之毀核其迹斯下之母賞私勞毋尚虛名毋宥纖惡毋承巨勢功行表卓即陟大位如西漢故事是故一核執於上萬真積於下矣

卷三十

上

師田

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疆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草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遺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亡支莫甚於兵往者薊賊劉七穿窬小醜蔓延萬人朝廷遣官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績至狼山為風所覆然猶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制縣僉民壯即古土兵近年增減靡定且戶各分門番更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而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

又次二百人兩戶釀出一人分為兩班閭中多有便射精  
技多力喜鬪之徒令之顧代不足則兩戶抽一揀拔悍勁  
授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為隊長直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  
樹桑鄉立保伍五鄉一長平居譏察逋吏小警團結以守  
夫民貧為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每縣嚴  
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  
南予守侍讀在朝大司馬彭公咨於銑曰非調邊兵不除  
銑問賊中有邊人乎公曰無銑曰賊恃一刃能驅民從之  
朝廷賞罰明重乃不如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咸用  
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  
難控御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  
在後總之一將古云習貫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  
公如銑策奏行不月王堂平明年甲申秋大同變

本末

卷三十

十一

治有三要曰重農曰抑商曰道儉夫農苦以獲粟商坐而  
取贏農業布野商藏財筭故一切之徵農靡孑遺商若罔  
知非挈商積以敵農產而均之天下趨商矣民既厭農工  
必鹵莽食則不足即有連數郡之荒忽然數千百甲兵之  
餽於胡取辦唐德宗父子寄命韓滉之貢是時有珠山銀  
海奚濟乎夫貴難得之貨來遐方之珍羣飲之生博麗娼

之濫志斯商重而多故矣夫家衍一口日供三飯比歲當  
千軍一餐之直向令一人共之無不駭而走也今官多濫  
征既有馬丁而又應驛既輸官稅而又領戶既充隸而又  
薪銀既取戶金而又釀甲錢司空徵料有司興造推貨抽  
分曷可殫記豪右之擅官守之漁不與是夫官貴民富爭  
侈競巧轉移風尚澆淳散樸論者往往病之恤令禁旨徒  
賁壁爾昔齊侯惡紫而不復服其價乃大減宋仁宗抑珠  
價亦然於乎苟非上下以忠信惻怛之心臨之誠文已哉  
誠文已哉

修禮

卷三十

十三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今可信者典謨洪  
範無逸立政詩數十篇而已然多舉槩究本制度詳於三  
禮儀禮精義而繁文周禮大規而猥事戴記博識而鮮效  
或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或曰成而未用固哉斯言聖人  
履即道發即憲豈如後人揣摩編綴乎若曰未行則刑措  
鳴鳥何由致之蓋周末妨列國之僭者禮也故皆去其籍  
孟子已不聞其詳鄒魯之儒蒐獵故典采合舊聞為書精  
樞真贗兼而存之今宏綱切領似周之章餘鄙屑冗瑣必  
東遷列國之異政也如今之例豈皆皇祖之創乎禮者人  
心之理也協之以同然百世可通也今王祭無樂大臣無

廟仕者不奔祖父母之喪無功總之假冠婚任俗飲射故事民無定止而渙士異學而莫正伶人道流秉禮司頌齊民下賤踰限犯分雖有洪武制而廢夫國無禮猶水無防人無禮猶室無基衝嚙圯毀有極哉宜詔徵四方明道奧學者萃於京師準以典誥案以三禮參以詩之詠孔氏之遺言皆比以今之法甯要毋繁甯徑毋易裁成明典行天下垂後代俗同德一邦其永延于休矣

訂學

孔門之才嘗列四科此計成之辭非教使然也自先聖歿立教靡準人就其資之所便遂有篤行而聞敏聞而鮮守

卷三十

十四

者夫先王之禮六德六行六藝以端蹈迪以周泛應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所謂餘力學文也兩漢學者力於孝弟忠信謹於貧富進退及宋禪氏行元老鴻儒向溺空教混而入於儒鄙謹禮為爵木病堅操為滯著雖程氏之徒亦曰先靜坐求未發之中夫中庸之教慎獨者存性也自忠恕以往至於九經孰用非性孰功非慎本立道生則操存始中乃德成之狀夫誠意而後正心無欲而後靜虛固有倫序今人未能立而先擬濟翔得乎其言似該而偏其工似密而疎溢於陸氏濫於楊簡徐霖認心之靈覺為性汪洋凌躐肆厥詡語輕六經曰註脚斥論語支離黜



大學非經謂聖賢有不勝誅之罪達摩賢於孔顏矣夫先聖存則人亡則書後賢躬行有得言之翼聖奈何迷者誤用摘尋章句剽舊旨而撰今辭繼考亭而興者標此為的深穿力鑿靡不極乎易主箕子曰茲滋書政治忽曰始詠春秋爭媿舍周禮湊司空衍太極置卦畫白紛上殉無濟生人豪芒之用其異道靡詞裨談野記之文發於謏致術包強脅之政不與是今祕閣之儲書肆之板士夫好古之傳寫積則充棟載則汗牛學者如入武庫如游富市淺麗易悅深淡難知炫目濫聰道真遂蔽甚者崇虛趨邁鮮可檢實夫舍梁肉而甘蜺蛤惡識正味哉昔丘墳索典煩難

卷三十

十五

夫子刪定而垂永矣今宜祖述孔氏憲章顏孟論證程朱循大學論語曰工止諸孔顏曰師芟非聖之說翦汗漫之浮火異端之蠹雖大儒所作亦參伍去其複篇存其章章存其句句存其意簡斯精精斯達矣

通議

客曰田不書井而均士不里選而舉或者未知本與答曰事久墜非日奮之興道未明豈冥投之襲今田有定業業有重直奪彼予此誰其甘心夫介溝洫立夫遂別等異非十年不可令如卓茂守如龔遂未考已代誰與竟緒古者叢爾之國必有賢哲尋常相語亦稱先王雖朝顛公道而

鄉尚清議今士夫結援植交薦已難據况細民乎此非可卒議也夫治七年之病不追致原不養生氣雖得三年之艾蒸骨癩肉奚濟乎中庸謂性者天命也率性者道也教以修之上古邈矣堯舜乃得而稽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統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長幼有別與序朋友有信斯日與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斯功與是時士有田可生有業可修有友可觀囂囂焉求盡其分安於終身一旦為臣治人止推其心立政乃出其素昔稷契皋夔皆聖儔然各治一職老而不易同志協德天下安而我不與焉譬之御人口叱目視手

調足踐共行一車譬之舟子或棹或控或舵或帆或綆共流一航一人一心也衆人亦一心也自是代則降而道永傳民或表而賢不乏商周之際事出創生無古可范是故太王之授泰伯之遜王季之友文王之臣三仁之生死伯夷叔齊之逃周公召奭之佐自靖各獻咸中天則故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自孔氏歿至教星垂士趨下武後世曲學伸志假霸揀時猶曰及人號曰學孔氏周覽暗舉以為博組華織繒以為文溷老釋為真傳名是昌而利是甯間有樸行勤幹者出相率而鄙為腫木瘠肉嗚呼今太學賢士之關立教之由始擇有道為師仰法二典定矩孔

顏修積分之法止撥正厯養之專且久斯可大成然後上其優者於吏部使分掌州邑之學隆其遇禮增其祿稟使各擇里士教之成則又使分掌黨序之學每三年上其成者試於鄉昔許仲平氏在祭酒舉其弟子姚燧耶律有尚為屬蓋恐異言小道之敗成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斯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崔氏家塾議二首

嘉靖己丑冬子汲承予志改臺居之對舊房為家塾其屋不滿三楹其宇高不及丈前為燕所中為堂後為祠又後為樓缺費不能一成至壬辰春而苟完予述祠之謀訓之

法刻石垂後

祀謀

夫學之有祠何也致嚴也修敬也企武也子汲問先聖之主當何書夫王祀之尊久矣施諸公宮有朝典焉大夫之私塾匹民之子弟而祀王母乃僭乎宜書先聖孔子尊其道焉爾若夫顏氏之四配濂溪而下之五儒其善范乎後其書放諸科舉可忍而不俾俯乎汲問他無可班者與夫司馬公言願行立功以德尹和靖學為己述程弗清許魯齋聲修紀尚行克立又皆豫產也其祀諸後之儒述作富焉言稱赫焉匪特三子而已然夫子病周之文從先進曰

野可矣是故不溺舊不銜博而奇不浚心不略外曰學之夷不尚元不媚聽不夸論而執曰詞之典不樹黨不耀名不襲功而攬美曰信之周

### 訓略

夫小子之學其行愛親敬長事師其役灑埽應對其藝習禮誦書學字歌詩今之教有作對因習知天地四方草木鳥獸器用之名其條具於呂涇野小學釋及通梓對類兩為師者晨興端坐擊鼓升堂諸小子拜已問其日行所教上項何善有疑礙難推者為解析其漫無述者可知其怠詰而進之已授書不過一百五十字已講書各就乃能已

### 卷三十

### 六

習字學顏魯公帖既法其字畫嚴勁因養其志意端直已習對核名究義已誦書至酉乃散教以歸家見親暨長省候之儀日中令羣立歌詩一人倡之衆乃和之詩用孝順三十章及邵子子養親六章漸進之二南及鹿鳴之五三十一習禮禮用本塾釋奠儀本家節祭先祠儀及呂氏鄉儀漸進之冠士相見禮射御禮略夫小子喜呼喚而少舒緩樂跳達而少雍遜歌詩亦可以洩其呼喚而趨之祥定習禮亦可以竭其跳達而反之周謹

解

春秋薨卒解

禮五等之君國人稱之曰公禮儀魯薨稱公是也列國之君稱爵書卒從訃也告之他國焉謙也會葬稱公本國臣子之辭也尊也聖人貶諸侯之僭苟當乎禮亦伸其臣子之情故曰春秋者性命之文

獲麟解

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風變於幽斯人亂之可極乎頌反於商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馴至於定哀天錯而無章世靡而無紀物呈無微妖作亂屏斯何時也魯郊獲麟麟治瑞也聖王之畜也其諸天之未絕意於斯民與若曰紀異將與鸚鵡蜚域同孽非反常之論乎春秋成而王綱明邪行懼民免於左衽道儕堯舜功倍湯武是故詔成而鳳儀周定而鳴鳥麟斯為孔子之祥乎

關雎解

毛氏之說關雎也曰憂在進賢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夫窈窕淑女德莫茂焉君子好逑配莫宜焉然而君家之肥非獨知之致也承祀之殖非一手之辨也昌胤之術非專寵之充也雖然組纂之麗或傷於素容袂之良或害於貞詞思之敏或傾於哲必將躡進而儷於配急售而安於頽故周之后妃廣於求助精在得媛宗廟之苻左右流之其嬪娣之屬與能事神者於人畢宜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

之協彼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爾忘其躬也樂乃有與爾略於色也夫公其心則合異以為同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心苟私則叛戚以為敵易曰列其夤厲薰心古帝之聖曰堯曰舜事咨岳牧好察邇言比其化也岳孫帝位九官讓能及乎王澤大熄燭存秦穆悔過求臣猶稱一箇是則一言而治者其好善乎一言而無者其妒才乎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說關雎者異焉曰宮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何屬之文王未親適妃先畜嬖御豈太任之替於教與禮稱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得年九十有三武王嗣位之十三年伐紂中庸謂其末受命則文王之為父

卷三十

三

蓋甫冠之餘也豈有聖人而乃棘於色乎或曰蓋王季之嬪或曰周公之追述道既無徵迹又近臆不其蔽乎文德與嗟乎理之常新隔世可推事之成陳徒步莫得今六經之文缺謠有間矣然風傳俗習裔制蝕器則近古者猶得其音塵是故君子之學識其大者闕疑整舊慎乎其易古焉爾

序

別石樓李先生序

自銑事先生十又三年入則聆教誨出則仰聲光顯望偉度銑弗逮矣先生方引翼之銑升沈數易先生直以大者

期之此皆視為偶然之逢弗齒也夫古人師友誼篤酬知感遇孳孳然惟不朽是圖私德不與焉未嘗不感激慨歎思友其人於千載之上顧歲改事移志荒而卑行懦而卻文文蔓而弗成章誠恐一旦滅沒無所藉以見古人非先生孰成之先生又還朝矣踴躍且不暇何能進也然先生教誨度望銳得識而修之否雖日侍先生無益也今天子朝夕想像賢臣之風采喜先生於既見矣少宰之職統百官掌邦治夫統百官巨衡也掌邦治總責也非剛明平直如先生弗勝古賢臣之業要其極如天地然舉天下物物在其中非徒翱翔一世之上激清名於一朝發義氣於一

卷三十

五

二事以為得也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祛難也拗之者至殆也隨之者至盡也非老成邃密如先生將無償事矣乎於乎此先生當往也銑欲私留者鄙矣

送馬僉事序

南京御史大夫晨入府中盡啟故牘程其屬功能之高下將薦之而備陟焉迺閱案問曰往巡江上別偷安旅使行如歸何烈也遣馬御史乎從史跪檢已仰對曰是也往理戎畝賦足而下不驚何惠也遣馬御史乎從史又跪檢已仰對曰是也迺昱盜匿獲隆兇蔽愆卒置於理聞者愉愉何明以執也遣馬御史乎從史如前對大夫曰於良御史

與若速具疏吾上之未上馬君已拜江西僉事人莫不以  
為當也君方警畏日求未備諸御史具其事授銑曰先生  
故職文字其將有益於馬君也銑曰唯唯君子於天下談  
不如見億不如歷不見而談者冥也不歷而億者紕也夫  
去蠹莫過乎烈字下莫過乎惠燭幽莫過乎明終事莫過  
乎執四者人之美行也君既舉之君吳人也江西楚也吳  
楚之民其習好同御史僉事外內對置其職業同以四美  
而行乎二同之間君何患乎無政也君字善徵癸丑進士

對江話別詩序

對江話別贈顧開封也開封為郎厥有盛名迺聞於上陟

守大郡夫名著則思實任重則思才實不修則名殞才不  
稱則任債是故惟君子能憂之亦惟君子能告之告之故  
永言之示不忘焉於乎吾觀是詩而知友道之益也僚友  
之詩其辭明其旨切交游之詩其辭婉其旨遠執友之詩  
其辭揚其旨深明以切者警之也易事者踰艱事者立是  
忠言也婉以遠者風之也讀之使人油然而動心不駭情不  
蒐視是微言也揚以深者美之也知有美則愛之愛之必  
永終之矣是危言也三者因其分之異也望以不朽其意  
不異也吾故曰觀是詩而知友道之益也

贈劉宣城詩序



成都劉覲陽在南京考功十年初為主事泉山林公為太宰敦綽雍容密隙覆污止責大指有長者風覲陽承之無咈人曰君行何類宰也曷易覲陽曰唯唯覲其行事無易後拜郎中野亭劉公為太宰剛峭嚴冷程功剔蠹細小不忽有大臣節覲陽持故守人曰君何咈宰作也曷附覲陽曰唯唯覲其行事無附夫世故曷已惟理則定吾持其樞以御其變高極乎層元深入乎重泉巨并乎無外細破乎秋毫吾未嘗往彼不能離何有舍己以逐人哉橘踰淮而為枳貉越汶而斃無恆性也竊脂不穀松柏雪而不萎劫火不燼玉定分故也是故亡而徒拗者賊更以求容者瘞飾者奸昧者佞皆可悲也已覲陽遷甯國太守過予室別求贈言予謝曰君故履已固且諸君詩在卷矣

贈陳子序

陳子文相居諫垣奏事忤旨繫獄兩月除名其母氏訃又至陳子罪躬省咎其友崔仲子銑歎曰偉乎陳子之為丈夫也雖然天豈重困善人乎哉士惟末之養已往利而舉易際亨而志輕舉易多舛志輕多喪故卻而後能進降而後能伸紆而後能達天之大人乎人也松栟在山厯霜雪風日之摧折數百年而材棟梁任之而况於人乎天豈重困善人乎哉世之成務者曰明白直迷幾失會罔正惑徑其

名為盲在我逆人屈志附味其名為僂盲不能行僂不能伸予於封事見陳子之明日練而中予於抗論見陳子之直曰罔畏威而回口然明生於思塞於億直出於理敗於氣思通微者也理幹事者也恃億必疑疑則狹任氣必侈侈則凌疑人者人將疑之凌人者人將凌之當事而使人疑且凌於是乎怨起而謗騰下謹而上眩矣夫思不精則明不遠理不充則直不大欲精以充學哉學哉

趙節婦壽詩序

予觀趙節婦壽詩歎曰厚哉鄭子之為道也詩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夫遠則思易殺疏則情不聯世固厚父族能

卷三十

五

厚其母家則寡矣而厚其祖母家則又寡矣節婦為鄭子祖姨母嫁莊氏節婦有三善焉少失夫而貞曰節教養四子曰慈存夫之弱弟曰義雖男子或愧焉當時節婦叢苦而嘗瘁人疑不壽乃今八十健矣謂天無意於善誣哉節婦念其姊字鄭子鄭子思其祖母及節婦於是節婦之行野倡而朝和幽而章久而著可以示鄉婦然為之者鄭子也於乎厚哉鄭子之為道也

送張魏縣序

夫用不利不謂之學民不安不謂之政非學則失所以為士非政則失所以為臣元傑敏學矣而有不知政者哉夫

民以政馭學以政行政以欲壞欲者賄也名也成官自賄則下鮮廉得最循名則下鮮實賄或敗官名可惑世故有薄賄而厚名章名而陰賄者也夫馭幹辦則休養不暇理矣尚逢迎則方直不暇修矣好營建則儉約不暇顧矣齊簿書則真偽不暇覈矣夫道無歧由心無兩凝援上必虐下務外者慝必積於內古之君核名者無如漢宣古之臣飾名者無如王成不明不忠今滋烈矣偽可行乎哉是故好名必偽偽者必改故曰君子誠之為貴

賀吳御史考滿序

吳子守御史三年考績部署考曰明以待陟崔子之友御

卷三十

十五

史孟無涯子曰吳子政以成身恩以榮親洋聞進者成善者榮賀以相之辭以章之其諸古之道與崔子曰然無缺為成不辱為榮君子願乎哉有成而見榮則遂心而揚氣善必隳夫知缺者知成者也知辱者知榮者也斯君子賀之矣今之贊治者曰部曰科曰臺部知行言弗給議者弗深罪之科知行言未昌責無寄焉御史得言且行者也夫節義者我也非夫人也不見則不能不勉則不敢思利於家則傷國思安其身必危君銑聞之言之道二曰救曰勸貴乎防行之道二曰激曰揚貴乎化豫而止之謂之防默而移之謂之化防莫如隄化莫如風隄固雖狂流必順風

鼓雖微草必變夫患成而救之則鮮弭善消而勸之則鮮復其名曰慢臣世興行而繼惡可激也故刑煩而疑世絀邪而巨善可揚也故賞寡而沮其名曰棘臣慢臣廢棘臣紊是故防生於明化生於公明公生於畏

### 賀鄭都指揮序

日者薊盜之起八人也度險如家治緩溢為萬人大師而後克之賞也勞者下勢者上夫德衰而後有政政格而後有兵兵怠而後有賞故化世不言政治世不言兵振世不言賞賞而猶失末孰甚焉昔閭邱氏之子也溺其父號於國中曰能救子者予金漁人援之出閭邱氏之戚攘為己

### 卷三十

### 二十六

德其父金其戚而徒勞漁人及其次子復溺號猶前也國中無應者故信古之所貴也銑外女弟之夫存亦從師有功自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銑外舅鶴翁及鄉大夫賀之銑曰爾存功倍於爾者爾知之功蔑於爾者爾知之思倍當安思蔑當慎自爾祖至爾為都指揮三世矣爾父尚行嗇家夫盈而能守故有爾今日爾惟嗣德惟孝爾惟報賞惟忠爾惟納賀惟畏且銑聞之福不可妄受曰持貴不可徒居曰稱不持福則為戾不稱貴則為辱夫善飲者餘其董適也滿其量猶或可勝也過之鮮不因且病矣故君子懼福而憂貴又曰爾存爾達爾毅爾欲尚官其夙夜守予

言斯克有勳有聞

河東書院志序

昔者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修禮樂之文明仁義之實從者  
三千人及其之列國也或崇或沮或召或問夫治世之教  
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  
而俗錯同者行錯者格夫子感莫楹之夢歎曰天下其誰  
能宗予蓋傷其不得同也張御史仲修巡河東鹽以暇日  
作河東書院既成作志三篇曰費取諸山野曰力取諸逸  
夫曰範取諸古曰文翰取諸今之立言者曰書取諸經史  
御史謂貢士樊君瑩曰隆也竊懼夫繼者或踵予跡而或  
隙其術以厲人也又竊懼夫議者以此為疣事曰今之學  
之政之存也均之重隆之罪也夫故志之云爾

贈董先生序

士之道有五過五不過器大則適於用則過多謀而慎發  
則中則遇明於義而晦其迹則不取尤則遇守介而不回  
則事立則過多諧而寡忤用以輯功則人不忌則遇器大  
或不屑小物必近疎則不遇謀心勝則多疑求全之心勝  
則後時必近迂則不遇晦迹或越於禮必近蕩則不遇介  
者多異必近矯則不遇諧者尚同必近佞則不遇故遇治  
亂之幾也子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昔車千秋常臣也一

言合而相董仲舒儒也汲黯爭臣也終身而擯猶有甚焉  
晏嬰不知孔子司馬光則夷狄慕之故君子不求諸人懼  
喪乎其己不執其偏懼賊乎其全文中子曰執方之謂器  
通變之謂道君子可與語道矣夫董先生者壽張人御史  
建中之父也先生樂易高爽居常晏如出而求仕授吳江  
主簿先生無愠色石川殷子雲霄曰先生其內足者乎又  
曰先生其有政矣內足者往無不利銑曰然

贈李典籍序

高陵李先生守典籍三年考績得上考將還南監司諫呂  
道夫偕銑往餞之李先生吾友呂太史仲木之外舅也吾

卷三十

三

友之賢天下莫不聞先生恬雅沈篤見容者消其吝接言  
者去其躁昔孔子稱子賤謂魯有君子焉夫君子者立教  
則變宋有石介者直講也太學自介興故道有可尊不計  
乎其官人有可師不賴乎其勢先生之職典籍也自經而  
下咸在焉凡數十萬卷矣當年不能誦其辭累世不能究  
其學太史公已病之夫先王之道存乎經耳學者倦於行  
於是乎深性命之談亡其本於是乎長鞶革之飾始也以  
經進而中也與經戾是故習詞賦曰屈曹而已矣不曰風  
雅習文章曰遷固而已矣不曰典誥習訓詁曰王鄭而已  
矣不曰伋軻習事功曰律例而已矣不曰經術習元理曰

虛靜而已矣不曰孝弟習通變曰謀術而已矣不曰仁義甚者劉古義而易其文卑已就而高其論代增人行假以名世學者皆眩迷而不知要銑聞之古詩三千篇孔子刪為三百而後始可誦法夫慕父母者孝子之行履六經者醇士之學是故經行而習同習同而德立德立而化行化行而後天下國家可從而理也

贈陳知縣序

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於乎自夫吾人之不恕也不忠而黜則疾其君不孝而疏則懟其父不政而沮則虐其民夫民非冥然若槁木也逸居美稱所同欲也列肌蕩產

卷三十

二十九

所同惡也政辟而惠勞錯於是乎怨生上之人猶未知反也而怨日甚於是乎重刑以弭謗舞術以愚其心民乃大服而健者辯者訟其上矣幸而訟勝而繼為之上者猶不知反也則民又訟然後強梁沮詐之徒逞予聞為政之道二曰誠曰才誠者主者也才者運者也夫吾無真愛也而責民懷吾無善教也而責民變吾無定令也而責民違吾養未周也而責民安吾弛之張之未當也而責民不服吾賞罰未公也而責民訛雖日戮百人未能濟也夫鱷物之頑也虎獸之暴也韓愈則驅鱷矣劉昆則嘗徒虎矣况於民乎故曰小民怨女詈女則自敬德又曰惟民若有恆

性關中陳君以光祿署丞出令大谷天官氏以大谷為難  
邑而簡任君矣谿田馬子思所以贊君之治無蹈乎昔之  
為令者之失也乃授簡於銑俾序之

贈陳西安序

夫王畿者教化之叢也昔在漢世士學五經故教醇而化  
美西漢之才盛於雍東漢之才盛於豫今之永平王畿也  
永平之士子所識者京兆王君汝溫潔其身弗以閭晦汚  
守其官弗以豪勢撓可不謂貞乎京兆為予稱其鄉之士  
陳君汝和由御史出知西安西安之為御史也正憲而繫  
情所舉十餘官退而不有其明可不謂慎乎孟子曰觀遠

卷三十

三

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二君者交以誼進以節  
燕好朋引之私非其存也可不謂賢乎夫藝者或失之邪  
守者或失之拘豪者或失之疎術者或失之狡惟賢者庶  
乎無弗達者矣西安劇郡也有藩國之親有中使之勢有  
都御史御史之威有布政按察之治果者責吾強恬者責  
吾安正者責吾執能者責吾辦貪者責吾賂佞者責吾諂  
子聞昔之為西安者日以其三時治民而以其六事人其  
文案填其訟赴錯每夜分未之能酬則夫孔子所謂先勞  
之政蓋不遑及矣諺曰舟子取玉窮年不獲樵夫採珠十  
人皆濡故君子之仕也見其君不恤其身周其民不思其



爵持其要不密其法合其大不計其小昔粵賈之海外也得照乘之珠或告之曰胡不棄諸賈曰何曰若由海歸龍取若珠必失若軀與舟矣賈甚愛珠刮股肉藏而紉之舟入海龍見而風果如告者言於乎人能知身貨之重輕亦可與言政也已矣

### 贈施御史序

漢士之言曰文章緣飾吏治夫文者言乎其著也治者言乎其加諸人也德者言乎其溢也文以德而醇治以德而美夫繇尚領謂之緣采賁物謂之飾是異質而相成者也昔者夫子之論孝也始於身中於刑天下終於制禮極於

配天而通神明是故文治之分自漢始也攻辭辯之巧鄙吏為俗習法術之嚴斥儒為腐浮靡之害作而忠恕之風微是故文治之壞自魏晉始也夫業久必思變思變必求異世更則事舛事舛則理亡興於大變之後攷夫已亡之禮亦已難矣今夫士之相與善也以書告者不若語以語入者不若色以色徵者不若心故遠則慕之近則襲之聞則億之見則即之是故道隔於世世降於人傳曰君子之道本諸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施御史聘之將南巡予思所以贈君君溫而文沈簡而斷日者予諗君曰君按塞將所答若而人所罷劾若而人君曰事輕重均則權其

亟害大小均則權其深今之將悉以賄成也數更之則求  
代者愈重賄諉曰飽虎厭肉飢虎噬骨故予威以刑以待  
其改感以誠以移其鄉於乎予蔑以贈君矣

卷三十

